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57n0965

山家緒餘集

宋 善月述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山家緒餘集目次](#)
 - [教篇](#)
 - [開權通論\(十篇\)](#)
 - [前文](#)
 - [一示化源](#)
 - [二明法體](#)
 - [三述施開](#)
 - [四論同異](#)
 - [五徵喻法](#)
 - [六正昔難](#)
 - [七評異論](#)
 - [八顯正義](#)
 - [九會文旨](#)
 - [十旨歸論](#)
 - [聲聞化源論\(三篇\)](#)
 - [上](#)
 - [中](#)
 - [下](#)
 - [索車三一義](#)
 - [上](#)
 - [下](#)
 - [齊探經旨說](#)
 - [上](#)
 - [下](#)
 - [三分正義](#)
 - [三分餘義](#)
 - [三疑通說](#)
 - [部教大節義](#)
 - [無量義經同異體論](#)
 - [方便品顯原旨](#)
 - [龍女成佛權實文旨](#)
 - [四伏疑釋難](#)

- [六重本迹辨誤](#)
- [法華秘密例](#)
- [三疊流變說](#)
- [得得大要論](#)
- [右遶議](#)
- [圓完修性離合論\(十篇\)](#)
 - [初述大旨](#)
 - [二示修性](#)
 - [三申名相](#)
 - [四斷例意](#)
 - [五會文旨](#)
 - [六論籤釋](#)
 - [七扶引用](#)
 - [八顯離合](#)
 - [九辨起修](#)
 - [十判位法](#)
- [性惡義](#)
 - [上](#)
 - [中](#)
 - [下](#)
- [六即義](#)
 - [上](#)
 - [下](#)
- [雙游義](#)
 - [上](#)
 - [中](#)
 - [下](#)
- [圓斷直說](#)
- [三法縱橫義](#)
 - [上](#)
 - [中](#)
 - [下](#)
- [秘密傳不傳義](#)
- [置毒喻](#)
- [論金光明題旨](#)
- [判提謂經釋難](#)
- [識辨](#)
 - [上](#)

- [中](#)
- [下](#)
- [三藏菩薩斷伏羲](#)
- [家家定頌說](#)
- [涅槃五佛子回心義](#)
- [觀篇](#)
 - [觀境直妄論](#)
 - [前文](#)
 - [初論直妄大體](#)
 - [二論情智迷解](#)
 - [三論立教詮旨](#)
 - [四論解行殊致](#)
 - [五論宗途建立](#)
 - [六論扶宗得旨](#)
 - [七論境觀能所](#)
 - [八論文旨所歸](#)
 - [九論陰境立否](#)
 - [十論旨歸還源](#)
 - [心造文旨](#)
 - [三千總別義](#)
 - [十種境界義](#)
 - [示陀羅尼行位進否](#)
 - [授安心法議](#)
 - [香華體徧說](#)
 - [輔行普門子序略釋](#)
- [宗門尊祖議](#)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 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山家緒餘集目次

卷上

教篇

開權通論(十篇) 聲聞化源化(三篇)
索車三一義(二篇) 齊探經旨說(二篇)
三分正義 三分餘義
三疑通說 部教大節義
無量義經同異體論 方便品題原旨(一曰非問)
龍女成佛權實文旨 四伏疑釋難
六重本迹辨誤

卷中

法華秘密例 三疊流變說
得得大要論 右邊議
圓宗修性離合論(十篇) 性惡義(三篇)
六即義(二篇) 雙遊義(三篇)
圓斷直說

卷下

三法縱橫義(三篇) 秘密傳不傳義
置毒喻 論光明題旨
判提謂經釋難 識辨(三篇)
三藏菩薩斷伏羲 家家定頌說
涅槃五佛子回心義

觀篇

觀境真妄論(十篇) 心造文旨
三千總別義 十種境界義
示陀羅尼行位 授安心法義
香華體徧說 輔行普門子序略釋

山家緒餘集目次(終)

No. 965

山家緒餘集卷上

四明沙門栢庭 善月 述

教篇

開權通論(十篇)

夫開權者何所以明如來出世大用五時化物之元意也其旨出法華而名義起自一家焉在昔先達未掌持論以其無可疑者然辨論出於近代諸師其說有施開用與之意權實同異之辨文相多端祖意難曉雖各建立未免乖張不達化源論何由絕論之不絕雖辨奚為今所申明意革舊論敢矯誣於先覺庶通貫於諸文若履坦途俾無異轍苟餘論不息吾亦將柰何哉姑約十義以舉大科云。

一示化源

原夫如來本證三千權實妙體未始隔異尚不當實況得名權尚不當同況得論異是則非實非虛非如非異強名法界亦曰實相此實非對權而立直彰體本真實而已雖非權實而迷悟且殊是以吾佛垂世設教直欲以此道開示群生悟本知見入證此理究竟還源同佛所住住實際中故曰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奈何機非所宜實道不足以化之則宜逗之以權於是依如來藏同體權實作從實施權而說或說九界法或說佛界法或說二法三道四果或真或中或即或離或圓融說或隔別說或顯或密種種不同由是有大小頓漸開合之異即在昔四時之施化也若乃機緣隨稟隨入并益并當雖菩薩隨處受大其如二乘執證小果豈知有它意哉然非出世本意則猶權而已夫權所以濟實實濟則啟權權而不啟則壅權害實矣故權不可終用必授之以實於是靈山會上先之以重敘出生則開為合序次之以斥作方便則動執生疑終也之以開權顯實則咸會一乘故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故得會本藏理一道無偏出世意周本懷斯暢此特佛世設化之意至於滅後四依判教雖不出此而有今昔部旨權實法譬同異等義蘊乎其中故難條理耳(云云)。

二明法體

言權實者名也名必有體體不自彰要由言顯故兼明之但權實之言名通法譬權實之義非一處得故止觀於是有暫用還廢究竟旨歸之釋此則正從法也而義亦可從譬權猶權衡之權實猶華實之實所謂權實之義非一處得如妙經疏先約四句以示之謂一切法權乃至非權非實次約十義以束之謂事理教乃至通別悉檀然論法體言權實足矣約義推變故有雙亦雙非之旨非謂別有也所以雙亦者止約一時一法體同言之雙非者為未證者遣情已入者兩捨故成四句若夫十雙則又徧約因果自他一期豎說總而言之權實而已若以會通其十雙乃自雙亦句出句之權實祇是十雙理教一義互有通局耳又此四句既徧諸法攝令可識不出三諦三諦性融體徧一切不即不離以諸法故皆權以法界故皆實以體一故雙亦以性泯故雙非其實一理也故妙樂曰以法性故不違諸法不受不住不入諸法

性融然以四句而觀一理則一理可知此其大體也舊或以權實不出三義謂時也教也界也(云云)此猶通漫不若今以四一為實對昔四三為權得權實之正途開顯之大要雖有十雙義亦不出此故曰人理教行之有歸開示悟入之無異即其義也。

三述施開

夫法立然後論用用以化物物不可以頓被故施之以權權不可以終用必會之以實故次法體而述施開如是而已應具明為實施權等三譬之如蓮華三喻云然此三義收一化盡出世之意罄於是矣所以為實施權者有以見其佛意在大為機緣故不獲已施於漸耳開權顯實則其權實體本不異情謂自覆故今示之即權是實也廢權立實則權既即實更何權乎非不說權無權可說此其大旨也然以時論之一往汎論俱通今昔的從正示施唯在昔開廢唯今亦可三義唯約今經以前未談化意故也故曰在昔尚無施權之言等若對喻論次乃有前後俱時同異之義不出約喻約事則先開後廢約法約理則開廢俱時若取中間迭廢則廢在開前留逗後緣則施復開後此如玄籤所示是也(云云)而輔行有此從法便故先廢後開若與玄籤異者今謂約喻與彼同約法與彼異彼法則約諸文展轉相廢猶似未開正同中間迭廢之義故有先後餘如彼文此欲略知耳。

四論同異

法體一而已矣一則本無同異由教有施開故體有異同故曰異約施權同約開權此同異所以次於施開也然本諸祖文出於荆谿其他雖有同異之言曾無二體之說縱有其名亦不併出如妙樂釋兩處吏民之文有曰跨節為同當分為異是則同為同體異為異體等由是教門有所謂同異體之義也但說者或約偏圓對各而論或約當體所依而辨或直指三教為異體等(云云)然皆不善同異之義且若一向指權為異與何論異指實為同與何論同若權與權異實與實同又若當教自論權實同異者並非今所謂但此考之其不合旨一也今論之曰夫同異者合離之名權實者相對之義合離則非一法可論相對必二而後備然則權實為之名同異為虛位故同異可以隨時變通權實則其法常定惟其法常定故所以若同若異並指三教為權圓教為實故妙樂曰雖有三釋並以三教而為方便例實亦爾(云云)然則同異何自而分哉但以昔之權實隔別故為異今之權實開顯故為同不但有異體權亦有異體實即在昔隔偏之圓是也不但有同體實亦有同體權即今經所開三教成秘妙方便是也(云云)故曰同異可以隨時變通者良在於此又此同異之論固本於佛世而不彰佛世以佛世在昔尚無施權之言況有同異之辦法華開顯雖同何存異體之說然而同異云者蓋出滅

後判教合今昔為一致故同異於是始判是則以今形昔所以權實則異也苟知此者開權之旨思過半矣。

五徵喻法

凡譬所以喻法法有麤妙譬亦例然經題既以蓮華喻妙法矣玄義復以餘華例譬麤法是則法譬適相當也蓮華所以喻妙法者以本迹各具三義故(云云)而以餘華譬麤法者如桃李等華狂而且異可喻凡外及偏乘等故籤釋(云云)然據文雖即從人約義則人必稟教教必歷味是亦義當譬喻四時三教也或者徵曰祇一四時三教或以蓮華或以餘華譬之何耶抑其所譬同異云何今釋曰是亦不出同異之義祇由所譬同異有殊致使能譬麤妙或異良以權教權部以昔則異體由今則同體同體則宜喻之以蓮異體義當餘華而已雖然麤妙有殊要但時教無別所譬雖一同異宛然義涉兩楹難乎定一致說者惑於多岐今先示之義稍明矣然則蓮華三喻謂譬今經妙法可也至於籤釋華開蓮現之文乃曰機熟須開開彼能覆等而又約機情言之何耶然自來莫不以三喻為同體此文機情為異體殊不知此元點三喻此頗難曉後當示之。

六正昔難

開權所以難者無它在乎同異難判爾故昔之難者一家所論開權權有同異是為開同乎開異乎開異則違三喻並譬妙法開同則乖方便但開前二屬異體故也(云云)今謂其難猶偏先為正之法譬俱有同異是應難之為三一約法難三種方便二異一同然並指三教豈二開一不開耶若俱開者開秘如何二約喻難喻有麤妙亦一同一異而並譬前三的開何耶二俱有妨三約文難文相頗多凡諸文有同異云者皆是此又何耶得此方盡難之兩端爾。

七評異論

噫道常昭然於未難之前而莫不昧然於既難之後難之彌堅道之彌隱說者苟不探問外以求之而能顯其道者吾見亦罕矣此難一作說者云云雖多不同要之不出同異或開異歸同或俱開或統攝或祇一開權不論同異者今評之曰同異之辨出乎文相然今所論豈得外此但未可直據同異盡夫開顯之旨耳何也體若本同何待更開開而後同非開同也若本異者開何能同同而後開異義不成或自同而異或自異而同既其不定豈得以同異定之耶若更以今昔開未開等進退覈之俱有所妨故知不可直小為論也一往與之同異諸說非無所以謂各得文義一端可也就中不無優劣亦

可次第品論之然與初說寧其次師蓋同體者其義甚通若謂法體何往不可且非今所開正意開異則得其意矣而猶所顯未明又不若開異顯同之兼明也然猶一偏而已何能盡文義之兩端又不如俱開者為得也此雖兼得而猶不出同異之辨曾無大體莫若以十義四一兼收統攝稍混成耳要皆未知佛祖開判用與之意所以文旨不能一揆其未盡善一也。

八顯正義

是此者非彼好同而惡異反而言之是非何定各朋已見從古至今夫何正義之可顯歟抑而文義孰不知而用之非能有異聞也奚必今義之是而彼說之非耶曰是固然矣有理存焉亦在乎用與如何爾昔人有謂不龜手之藥者今有取焉然今所判於向同異有異前聞何也蓋在昔先達雖論同異要皆不辨佛世滅後所以之殊故於文義同異紛紜不易區判況得而一乎今則不然乃分二意即佛世開權滅後判教此二稍異方可持論良以佛世則今昔時局故施開之義永殊滅後則彼此義通故同異之說不一惟其義通故或約今以指昔或據昔以辨今或今昔對明或今昔各辨所以施開同異之說亦從而異然則今論開權將明佛世耶滅後耶是不可不辨也且約佛世論同異者則有未開正開開已之別以時局故今昔不通是則未開在昔乃施權義唯成異體所以異者二義謂言教隔別故異機緣執證故異正開屬今直論開權不分同異以開約本妙則不得謂之異體以機執故開不得謂之同體既處已未之間宜乎祇一開權不當同異況直言開權顯實何必定論同異耶若縱言之祇由本同故異須開亦不一向也若開已同亦具二義謂會理本妙故同佛意開顯故同此則佛世開權之論也所謂滅後判教者約此始可定其同異何者良以今昔義通同異已顯有異佛世故得定之亦不一向凡為四例(云云)且約今以指昔此則施開並是同體以約今經部旨說故如蓮華三喻是也據昔以辨今雖是開權亦當異體以約在昔施權說故如前二方便屬所開是也今昔對明則開異而顯同亦得謂之開異也今昔各辨乃同佛世在昔則唯異非開於今乃唯同無異克論正開亦祇一開權耳且舉此四以曉大途餘有異同可以意得所以佛世滅後不可同日而語者由此故也自昔混而不分故同異之說俱失今既區判則兩得之矣。

九會文旨

得旨者固可統其文未得者必會而後顯如向論開是猶義耳文相則未也故須會之使通率觀諸文要之不出同異及兼之之說今既不同舊義故無違異者以不勞和會故無牽強之說直釋足矣然則凡所言同者約其理也即義也法體也佛意也開顯之旨也跨節之論也如斯而已矣凡所言異者

約其事也離義也言教也機情也施權之相也當分之說也凡所以兼之者則今昔之相形或情法之對辨教門之並列如向同異諸義是也雖隨文由義不可槩論要不出如是而已雖然其有蓮喻等文猶自難曉故須會之然以蓮對餘華是固同體也於施權邊而亦為所開者此取開顯之旨約今指昔故也若非滅後判教豈得此說是則喻本同體也無疑矣而有機情異體之釋者蓋喻有克體有約相克體則華實本同其體始終常一此喻所以灼然同也(合法可知)約相則據外以示人見其有開合之殊故相有隱顯之異人則機情之謂也於此論開者祇是約體本同開情殊見耳人不見此便作夔別而定良可笑也其次秘妙一文既屬同體則非所開之異而猶是權又非所顯之實以義定之當是所顯之權耳良以今經開顯不但顯實抑亦顯權無非真秘妙權故也所以迷則俱迷在昔權實是也顯則俱顯今經妙權妙實是也然則常途何以不爾以常途則權實相對故唯顯實此順品題之旨特彰妙權此權即實還無所違若對三喻則雖俱同體而義異彼喻兼施權猶通在昔情異之義約此論開此對前二則秘妙唯同故是所顯之權亦教門並列之義也但會此二餘當自顯耳。

十旨歸論

究論開顯之旨非直教相之談今既辨明豈無旨要故重申於情法則同異之有歸的辨心境則麤妙之可識修性對論則施開得其源流理性結攝則權實固有歸趣然今論情法非一異一同若俱約體則二義並同如直約情法則二義俱異雖俱同異本末有殊約法則末異本同元由佛意會末歸本始終一如機情乃始終常異唯除於開若論旁正縱示不無然不可偏各得其義據意則正為機設論開乃約法會權由各有於親疎故二義不可偏失究論大意初無異途施教本為眾生由機差而法異時緣既熟會本論開教本為除情情忘知無別法情法一致熟云夔殊祇可意通難以言盡此則情法之論也而所謂心境何也此如記主約三句示之謂心麤境妙等意謂心麤則一向須開境麤則或開或否開約相別否則隨轉亦猶情必須開而法有開否是也俱開則並妙故更不論俱妙一句故記云云又云諸法何曾自謂等是亦境妙心麤之義約此論開尤極其致不委可知也若約修性對論者然此權實等一往且是被物化儀或修門邊事理性亡泯則俱非也故曰性德不當開與不開等而疏又曰以因緣三一顯自性三一等此又以因緣對自性論之則修性合辨調理有二義一者克體則對事兼亡二者具德則全性無虧又若以理奪事則性具義施以事形理則修門所攝若相即而說則二義必俱究竟而論則二俱匹得由叵得故證理亡言諸法本真不遺纖芥(云云)終以理性結攝者要之向論不出施開廢三於中論同異耳所以施者意在於實門者意在於權所以為權為實則又意在非權非實非權非實者理而已矣但言於理則猶屬事要必契悟方彰理性又約被物故從

實出權若卷權歸實唯一心耳若然者則諸法不出一心一心即是法界全分但眾生不知起少分計或見空假等然起少分計者權也會萬法而歸一心者開權也開權即顯實也實則三諦之理一念圓具微妙玄絕不可思議法華經藏果遠乎哉。

聲聞化源論(三篇)

三乘皆稟佛化而聲聞獨難蓋其初未始不同而所以異者特由中間根性殊別其於大化不常厥心故小大於是異門機雖無常而佛慈悲之應則有常然且以常應遇無常之機不獲已而用權道焉於是有縱有隨有折有攝曲巧調停會入佛道而後已者此聲聞所以獨難也惟其化之獨難所以歷時久受益深有關乎設化之迹苟化源不正則始末不明始末不明則種類無託種類無託則根性莫辨根性莫辨則自昔所謂下種攝屬傍正等義皆莫得而正者故必先正夫化源准法華論凡列四種曰決定上慢退大應化前二未熟不與記後二與記則有權有實有熟未熟不同故也天台疏中依而承用準經望論據新入者更加佛道而諸文所指名或異同(如元小發軔學小久習小不定性等)約教分別義有開合(如開住果為兩佛道應化亦各開二謂別圓地住等)於是論化源者蓋不遇本迹種熟脫三置遠論近則迹門自大通始中間今日以至未來始終攝化莫非為此等機設故玄文曰此經明佛設教元始巧為眾生作漸頓顯密不定種子乃至云並脫並熟並種番番不息即其義焉按文具出化城喻品經有三節謂昔日共結緣中間相逢值今還說法華(云云)疏釋逢值有三一不退類二退類三但論遇小不論遇大類(云云)及結會古今則先會現在弟子即前二類此至法華者也次會未來弟子即第三類此不至法華未來得道者也至於譬文則又合逢值以為二類謂退不退復各開二不退二者謂入位不退初心不退退類二者或初小或中途(云云)來至今日鹿園之初同皆住小而受彈不受之異受彈者回心不回則不至也故曰回與未回以分二意又曰住果變異故分二教則決定退大於是分矣此其經疏及記所明化源也夫源以出流流必返源始終理也然諸聲聞始結大緣其初一本而中間逢值自分二逢有二途而後有三類有三類而後有權實有權實而後有四種四種分而後元小等名立焉此之謂源以出流也亦是由結緣故得以逢值由逢值故得以調停由調停故有熟未熟熟者至今開顯得入唯一佛道縱有未入如定性上慢通開之故無不入者故曰今經開三顯一正為決定退大又曰未開具四開已唯一又曰在昔則無佛道應化之稱於今則無住果決定之名合今昔而言之乃唯四種四種不出權實權實不出三類三類不出二途二途則本一矣此之謂流必返源也由是言之則結會逢值與夫結緣三者相由文旨斯在化源既正則種攝等義得以明焉。

化源論(中)

自昔論聲聞者非不煩且廣也要其大者三義而已調始則下種中則攝屬終則傍正莫不以謂難故論之然亦何難之有惟迷化源暗文旨者為難耳抑嘗謂曰法無難易難易自人據直理則易擾曲說則難如向化源之說蓋直理之謂也其理既申彼曲說者焉得而擾哉然亦從而疏之使弊者得以自解曰何謂下種之義蓋種有小大有熟未熟或有或無種而未熟者有之未下種而能自熟者如論定性聲聞理而言之則已有大種而未熟者故論曰前二未熟不與記蓋亦明矣而或者乃據第三類人未曾聞大等又曰中間之言自望元初結小緣者以謂定性無種殊不知此並中間途值之文與夫種有二異此當餘教調停之種何開大通結緣者耶姑直以化源正之夫既四種不出三類並由昔日共結緣來則咸有大種必矣雖退有前後根有定否其終得熟脫則一而已苟為無種是猶要其熟而未嘗投諸種子詎可得乎如謂不然則經中結會之說徒施論之未熟之義何在三乘初業之言咸失中止化城之步不前既違經論安合天台故知其說乖謬多矣以例上慢無種之說不足言者(云云)故記曰論中決定上慢同云未熟不可上慢亦根敗耶乃至云二俱可發是決定義記者明斷何固迷耶所以攝屬云者以凡諸異名不出論中四種故也如元小一種則論者云云今固謂之屬退大矣但文有元初結小緣者之言則成元小屬第三類定性人也又有第二一半獨屬今經之說則是不定性者從定性出還歸定性也又有退大應化及元住小之文則宜其不與退大同類也或又以元小指同大經未曾發心及據文次第則先退大而後元小者是皆有妨乎退大故難之也亦應先以化源正之而後通彼文則易矣且元小亦曰發軔學小既至今經上周得記的從鹿園住小彰名得非正與退大同類而得名異耶故曰法譬二周得益之流莫非往日結緣之眾則知元小亦退大攝明矣但一往從根得名小異故使諸文言之或殊所以兼及之言良在於此謂非其類則不可也然而曰元初結小緣者名言偶濫耳安得混同為妨乎所謂一半之說義亦不然文約八義辨列眾來其論第二義曰攝不定性回心入大夫不定對定則定者半不定者半然則屬今經預列眾者攝不定性之半謂該攝之攝非攝引之攝也故曰仍少一半斯可知矣其次明本迹文者蓋不知文有影略源流之旨且不善句談故惑之也文曰降斯已外曾發大心本謂退大而曰元住小者則是特以則言意顯退大亦是蓋與上文互為影略故也繼而曰大經未曾發心則直況例而已非即連上句也然據三周入有前後合先元小而後退大而文反言者是亦源流之次然也亦可謂先從論中所列者言之或者不了遂多曲說今請以二難誥之若果如所謂則是元小後於退大何以得記反居前耶抑若以元小不定性故還歸定性者論中退大亦不定性何以別列耶但此致詰彼無所逃其非而爭計息矣。

化源論(下)

夫攝屬據其類故退大元小不得不同如向會之是也今傍正約其根則又不得不異惟其根有利鈍上中下別故三周所以說異也然則為上根者以法說為中根者以譬說(并以根利故但敘鹿園事為所開不須指昔也)為下根者以因緣故(此以根鈍故仍述往昔事為所開必假指昔也)此則三周之正者別者若乃元小未必一向上周能入退大未必須待宿世此則三周之傍者通者故利鈍於是復通傍正所以兩異故曰上二周正為發軔學小等記釋(云云)良在於此蓋其義亦明焉然必論之者亦由曲說擾之故不得已條理耳今亦先正以化源而後究文旨之來自會疏記之釋相庶幾其說蓋明乎然以化源考其始也初無傍正蓋傍正出乎中間而成乎今日良由三周入有前後隨根利鈍得名不同故傍正於是始分雖始分於今然以終驗始則方其繫珠結緣之時已有三根萌矣故如來懸鑑為上根作法說繫珠必知是人當於上周悟入成乎元小根性中下例說但於中間或遇緣所習根性回轉故復不定此所以根有轉不轉有待時不待者成乎三周傍正之別挹流尋源必由其始其始既正末自無謬矣是固理之當爾非謂強生節目然究夫傍正文旨不無來自按文蓋論車城有無一三動靜之義古師直約異釋而今家非之正示車城俱得論有無等故記釋云亦應更翻倒說之(云云)所以疏文復約三周所為例論同異者亦翻倒說之意也故記曰更與上二周對論同異而同異之言今以二意表發之曰三周正為以見異三根傍通以見同亦可謂通被三根以見同傍正互別以見異雖通二義初說為正然則疏之所謂正即記之所謂一往疏之所謂傍即記之所謂通故知疏記文旨一也但正為可知而傍義或昧故使惑者多方其說今謂是無它不出退大者以法譬入是為上周之傍元小者以宿世入是為下周之傍約此以示三周之同耳然聞法譬而猶名退大者以其成根從本言也名元小而必待宿世者以轉利為鈍故也轉鈍為利例之可見其為傍正之相如是而已舊或以九周示夫傍正者此失之通漫也文則但曰上二周傍為等不聞上周以宿世而傍為也亦失同異之旨或以破小品無明為傍等此失之太局也況破小品於上增道損生於下者蓋大體當然何必退大之利元小之鈍乎或約異名融會根性者則又失之有名無實也更有餘說姑略點一二而已然則傍正也攝屬也下種也三者皆自化源出故通以化源命篇云。

索車三一義(二篇上)

索車所以喻請法也法有小大故車有一三車既不同故索亦有異惟其有異故於是論機情口索之殊或大或小之辨其來久矣蓋其文曰父先所許玩好之具又曰願賜我等三種寶車夫三車者三乘也三乘已證於在昔而猶索之於今者蓋執實之情因行而失因失而索故曰車由行方便失實故

須索是則顯行顯索在法華之始也若因彈行密失而索者則不局於今亦通於昔也故聲聞敘昔日欲以問世尊為失為不失即是情中密索之相非今所論夫今所論者即依向請辭以明索車之義因於口索以辨機情於是三者從微至著次第漸親機情未必口索口索必具機情故口索之時機情俱發有言之而機情未必爾者未有言而不由機情者也即記主所謂助彰於口是也(三索之相大略如此委如疏記)但法譬於是相關小大於是乖互所以為難耳今先直其文而後義得以正焉直其文者文有法譬即初周為上根直作三乘一乘而開權者法也中周以三車一車說者譬也夫法本不為譬而設為譬自擬於法門譬既得擬法而云故法亦為譬作本是法與譬宜乎同也然而文相不可常爾故或廣或略或前或後或隱或顯或同或異出沒合變是譬與法亦有時而不齊惟其義而已或者乃欲律而同之詎可得乎苟知此旨文何難哉為未達者更申言之夫文有法譬義必相關承上本下故譬本之義明索車者論所宜先也然則索車本乎志求佛道此文光宅用之天台亦用之又從而評之其得失何在曰同一文而得失異者無它在乎明口索如何耳若言直索於小而不知有它意者此光宅所以失也若言口雖索小而機情在大者天台所以為得然機情在大則是大乘機發豈非志求佛道者乎是為譬本也故記亦云爾若云情求於大則為無失又曰第一名為大乘機動為後索車譬本但不得云索小此其證也然而祇曰敘小不得云索者且欲強其破古之義非全不得也但於一索字要知含蓄所以爾若論口索正當本三請之文而不取者意顯譬文具含三索故以機情之文為譬索本抑若從口索則發言有異小大不同故不取也所以向言法譬有同有異者良在於此至於疏釋三索亦乃法譬所出不同今以二言直之克實則約法以明如釋志求佛道之文則曰即是索大非求小果索有三意等此乃以喻從法故發言索却指三請是也彼專據此以謂譬無口索口索自指三請者蓋不知法譬所指不同故也從文則約喻以示正如釋索車之文是也既從喻言豈得不以願賜之文為口索乎機情則不異於前故不別出也若法譬合而言之則如文曰今加口索者(此因騰舊機情二索故云加耳)因聞方便品初偈止動昔疑情發言三請且口索本自譬文而以方便中三請云者是轉喻而從法也繼此即曰索求昔日所說之實夫昔所說之實即謂三車是將法以會譬莫非口索故也不作此示文實難明豈慙慙三請而乃專求昔實乎此文其相大略爾。

索車三一義(下)

嗟夫泐襲之說誤人也久矣是固不特一義今試以一義言之如索車大小之說自有此難以來不知其幾何時凡幾何人說矣然莫不以願賜我等為索小之文似謂機緣實對如來作此索故其有言索大者不歸之法則屬機

情雖或異同大變如此至有無可奈何而謂此文敘小而非索者是皆承虛聽響之說未易紀極也曾不聞有拔本塞源絕其所以難端者正由泐襲之說以移之也以今言之此譬元是如來所說蓋擬中根於法華之始宜有此請云爾求之於經雖未見其文然以如來所敘是亦不妨寄諸身子三請兼有此意但上根捨小而求大中根執小而求大故得如來作此譬敘方見身子普請之功恩沾自他也故曰發言三請索求昔日所說之實良在此也又曰三索咸扣於至聖赴亦自分於顯密者斯皆機應冥契鑿赴不差有非時眾所得知者況餘人乎況後世乎由是論之何曾機緣自作譬索耶然而疏作此釋者蓋據經文布置次第順其成譬云爾非謂實然也所以論之者一以革舊說之非一以知三請中便有此義則根源有自也然而據文索有小大者今以二義斷之曰發言有異機情必同夫惟發言則法說從大譬則從小良由上周根利聞行方便知非真實便知此外有大可求所以更不遲疑即發言請大中周根鈍理則不然雖聞行方便亦知非實但於昔實未易忘於今真果何得尚爾猶豫因即其所失求其所得故發言從小此法譬小大所以異也故曰法說中上根易悟故無索車譬說中根猶惑故有索車所以索車有無云者特約小大以言之也故記則又曰云云此其證也夫惟機情同者然必約口以具機情來至法華無非大故但上根機情與口為一其相則易見中根口與機情為異其旨則難明由是寄料揀以申之則曰云云記則以謂舉譬品以顯今亦見譬索兼具機情通於大小故曰將昔許三豈非小乎亦得索一豈非大乎言大則機情必同言小則發言有異今義雅合也而又記約假實以辨之則曰云云若得向意此文不難亦今二義而已但此約三索次第而論故情兼大小為異耳然則口假云者向不云乎有言之而機情未必爾者茲非口假耶爾猶口贊心毀是也於戲索車之義本法華一經綱格之旨而說者多不盡心例滅裂而言遂使經疏一皆齟齬不見佛祖通貫大旨良可笑也亦可傷也。

齊探經旨說(二篇上)

(齊謂限其所稟亦齊已分之所歷即二乘人稟小教曆五時也或齊化身用事則局亦通一代不唯化故探謂過其所齊即未起化前凡法身所照皆是也約時雖探法不異前齊小則小齊大則大皆皆領之故曰二領也)。

法華疏記有所謂齊探二領者說者以為一至難之義也考其所以難則曰名義之紛錯文相之通局所領之小大始終之開合自他之開鑠經疏之同異皆難乎定判所以辨論至今紛紛不已余嘗以是往觀其文是果齟齬而不相入蓋存而不論者久之後因暇日三復其文於是始釋然而解怡然理順如向齟齬者何有哉果何得而然耶曰無它本末先後而已矣凡昔之所以為難者先末而後本由文相而擾之也今之所以為易者先本而後末自經旨而疏之也夫以經旨而疏之者本其文出於信解一品四大弟子迦葉

為首既聞譬說而得入大因設窮子一譬具領如來始終設化之相推知往日先鑒以見受法不虛故如來復以藥草喻而述成之蓋其師弟子相得相與之意其相略爾按其文乃有五段或合為四謂父子相失相見追誘領付通言莫非領也然以教門科釋論之有齊而非探者即相見相失二科是也此雖屬所探之時未彰探領之義以齊已分言之亦且屬齊領耳亦是由後顯前也若論齊探至誘引中方分故也探而有非齊者加領付之文仍上它日之文而下且疏文標結皆以探領言之知是探而非齊也雖非齊文以已界所歷言之亦可齊領已在其間但非已教之齊耳有齊探兼之者如誘引之文是也即將欲誘引其子等齊領也又以他日去探領也亦可約此前後分於齊探所以爾者蓋非齊無以立探故先齊而後探即妙樂有謂約化儀說先齊後探耳然必分於此者蓋齊領領於法譬法譬所領止齊此故即疏有謂齊此領法譬文竟是也亦由二乘之人於鹿園中已界已教文顯義備故也故自此後得開探領兼領後味則不關於法譬也即疏有謂委知家業譬此非領上等是也抑亦可謂文出此中義徧初後是則齊領不唯局前亦通於後探領不唯局後亦通於前如後通論是也由是言之以科節論則齊領局於鹿園即妙樂有謂故齊教領且領漸初然亦收於華嚴以傍追文亦且齊領故也探領局於四味文不涉於華嚴在經可見所以向言約此前後分於齊探誘引則兼之者良有以也科判雖爾經旨無隔若齊若探俱通五時所以探領通五時者即疏有曰探領五味其文出此尚須合論方見此意其探既通齊豈專局所領五味憚教取小彈呵轉教莫非已分所歷豈非齊亦通乎夫如是則所謂名義之紛錯文相之通局皆無足疑者抑若曉斯旨則所領大小從而可通豈必以文致難乎但當隨文點定可也然則齊領局於小者齊教言之也通於餘味者已分而說也雖通二義莫非齊領所以疏釋齊名有約法約理約人三釋者由此故也然約已分所領雖通以法從人已界仍局良由齊領正約已論據此四時亦唯領小唯至付財力堪領大此言齊領之小大也若夫探領局於小者當科言之也通於小大者兼後而說也所以文對齊領正科此文則專以小言故曰取意領法身地久照方便非道樹始知用小等及將釋它日之文意以二字貫後諸味故具約三義釋它則通言大小故曰將欲領法身之地久照大小之機一三施化等即其意也又若約齊而論探者則所領通局不異於齊如上明之是也但由探領正約應論故所領大小當從法判復小不同耳是知祖意一通一局各有所當必不徒爾不知其旨如何妄云。

齊探經旨說(下)

夫言各有當者蓋文義之通論其理猶易明惟言而不得其所當如領付一科與誘引同一文相耳而大師開合論之者又如他日之文直譬探領久鑒而已而委約自他等三義而釋至疏記反覆言之者是皆祖師用意之深最

為難曉者也今次而論之且領付所以合論五味者意以經旨而統科節也何者若據科節則各當其文誘引雖有始終而非究竟之終領付雖有其終而無近遠之始果如是則經旨斷絕源流不貫安得為善科釋乎故大師仍取它日貫下之意又以領付承上之文特奇此中統作一化五時而釋其旨在此故曰(云云)抑荆谿不云乎何者下釋釋出共為一始終相即五味也然曰今領亦二者言始終之二非齊探之二也即合前兩始終望後等賜併名為始唯以付財為終故曰始探終領合論五味以標結文即探領五味也或者錯認便見[葦-車+見]力然而不言齊者豈得別指乎但以他日之文知是法身遠鑿故也若取今日五時已界所歷是亦齊領耳故向曰亦可齊領已在其間但非已教之齊也由是言之祇一五時施化或齊或探或通或局或小或大或開或合或可或否不可紀極者亦惟其義所在而已所以他日之文約三義以釋者蓋言探領即佛智照機夫佛智之言必有權有實照機之義亦該自該他若更約以教門則有自它等三雙權實該一化盡今明它日不唯當文亦通一化義既兼攝理實相符故用彼釋此爾然於三中初一約機即齊領義後二約應即探領義又初一即二乘領已望佛後二即領如來用它又初則以法身照機為它此即二乘所用後二則以如來自行中權為它此非二乘所用此等諸義雖皆明文為欲易解故先區判耳然它日本一佛智豈殊而所以釋之異者蓋所從對之別故成三釋若以此智對化它之權此則從機屬於齊教若以此智對自行之實此則從應屬於探領所對雖別能對不殊故曰二領皆指法身取機但從義別二它不同所以二他不同者由所對異故一則同體一則異體異體故即二乘之所用同體故非二乘之所用故記則又曰探中皆指法身時權二乘於彼難稟小化同體之權二乘不曉等即其義也(若自它法相權實義門如常所明)然此特其文耳而又有旨焉究夫疏釋特約三義者正由它日貫下領付大師得旨復統一化如此所領法身鑿機非直照權抑亦鑿實久知大小一三施化斯言有徵故以化它之權實擬當文之探領自及自他擬後諸味然而化他又曰齊領者此非直齊領乃由以他對已已即三乘邊事故且云齊若從它日還屬探領即荆溪所謂齊教探領是也所以祇一探領小大不同一言他日自他有異雖通三義它必指權亦指於他然亦非無照實為自之說但一順所釋它字義故二約二乘當分說故故且以權以他言之亦可三義從應實辨故須自他具論約機以明雖直一義可也又約應則三義常融初無自他之異從機則在昔既別故教門不可不分三釋之相義不可盡辭繁且止耳然則齊探之說大略如斯學者但請以此統彼諸文則文無不釋折夫異論則論無不明其它縱有一二或中之說大旨味蓋不足言矣。

三分正義

三分釋經其來久矣蓋始於彌天安法師自是承襲無異議者以符合於經論故也今吾天台亦承用之而獨至於釋法華一經有兩番分文之作如文(云云)既而曰今記從前三改消文及將釋正宗則又曰今且逐近就迹門正說更為兩云云古今講學之流於是持疑兩端是將從前番三段釋耶後番三分釋耶抑亦相須而不可偏用耶雖釋者云云要亦不出此三說而已今以一言評之皆未免乎乖違殘缺之失所以未為至論今謂是固不可偏用而亦不必兼得要先知其元意與夫大體用與之旨而後始得示其進退消釋之相所以元意者究夫兩番分經特異餘典者無它祇由正宗本迹兩門開顯化用別故故使分文不可一槩要必開兩正宗方顯本迹之旨是則若無別分無以辨二門之殊異苟無總分無以成一部之通貫故知別分之意出乎正宗總分歸乎序通此其元意而已然復須知分文之時非釋經之時分文則容可並列釋經則義不兩存惟其義不兩存所以用有傍正故釋序通時正用總分傍兼別分夫惟正用總分即疏所謂今記從前三段消文是也若釋正宗則正用別分傍兼總分夫惟正用別分即疏所謂逐近就迹是也惟其皆通傍兼之義此所以免殘缺之失雖然何以證其釋相如是即妙樂有曰如釋通序則句句須四通貫正宗及流通故正用總分也至釋別序則文或三四傍兼別分也釋序既爾流通例然故曰若釋流通還須具四通收正宗但流通在後具義恒通故更不限三四之別又曰若釋正宗則本迹各三正用別分也義通四種傍兼總分也但釋序品復有進否若據總分通指一品為序正應例作四釋而釋別序或用三者以對本序各有由藉故也雖或用三而有顯密之異若顯表迹四即別分序也密表本四即總分序也所以總別兩分並指序品為序而有顯密進否異矣以例通序亦應如此但通可兼別別未必兼通耳(云云)又若從別分釋正宗者據理記者合提前一時分二之文各開三段其初序分指如上釋然後便自正宗釋去至下門流通分時却置別分當用總釋義方整齊而疏文不爾但自正宗提起總正且曰若作兩正說等蓋大師已釋序品不復追指故一往從便自正宗耳至踊出文方開大段本門之三故知迹門文相從略時人多不見此或於正宗分兩三分則成長出序分流通或知其然雖欲如向標指而又於文不通皆未為得也今既疏理節釋之相更當申料揀文於後也。

三分餘義

立言固難知言亦未易也以其知言之不易此立言所以最難焉如向示三分之說以其前後文相若乖角然故以分文釋經二義折其難然由釋經義不可以兩立故以傍正全其說雖曰義不兩存乃所以兩存之也亦猶世所謂勢不兩立則必權為之宜使有以處之所以務全之也夫如是可謂曲全其當矣雖然其如疏中料揀文旨猶自難明至於記釋蓋不易曉每為說者之蔽今得以疎通之然問一經云何二也(此言本迹二序若通別二序則非所問)

是固問後釋也但文承上今記從前三段消文而下所以若不相貫夫既從前三段矣則是置別從總也何以却問後釋之二序乎此記文所以有問意既存兩釋問後何妨之釋也得非政以承上而下知問意之有在耳何者蓋問有問意有問文問文可知問意者良由上文一往從前則既存總分矣而乃却問後釋意則又存別分也兼前言之則是問意存乎兩釋意存兩釋則雖姑問後釋可也故曰問後何妨所以二釋之中等者此又釋不專後釋之意也然則答中既曰皆不乖一經兩序何妨則何以不專後釋以其本正之前立流通故殊失通貫之意是知後釋亦且一往耳或謂本正前不得立流通者則又非也本出經文何言不得但可言若作別分殊乖通意是故云爾惟其皆一往故所以必須兩存雖則兩存而義不可并釋故須一正一傍故曰雖復兩存此言分文容可並列也而又曰且用初意此言用有傍正也然則文曰意存兩釋則今用有傍正之所以也若作取舍會今義不兩存者則失之矣殆非知言者也。

三疑通說

一切經首皆安五事益三世諸佛之達道也然有證信遣疑之義故序之為用大矣如華嚴合論引微細律云阿難當陞法座結集法藏之時其身如佛具足相好眾見此瑞遂起三疑(略如妙疏所引)乃至云但以法力故令我似佛故下座已還復本形等則疑義之謂也又大論云舉時方故令人生信則證信之謂也而天台引之以成因緣一釋則皆可憑據也惟自來於遣疑之義有一總三別之問(問見精微云云)於是教門有三疑之論焉以今言之問固輕發而答者亦不原其本故也要皆未明疑之本通與今結集事之本局直以小教無疑之名以妨大途或疑之義其可得乎今因作通說示之則不見所難也何則益凡疑之說有大疑有小疑疑有淺有深或人或法或事或理但於一切法上有所不了則疑猶豫不決則疑乖本所知則疑罔測其所以然則疑不一端能盡也如文殊彌勒等以等覺高位尚皆有疑有況乎下地偏乘及凡小者乎縱曰權疑權必引實謂全無疑不可也苟未造乎妙覺偏知之地皆未免夫疑焉奈何以一千小聖無疑之故遂謂結集所起三疑有不當疑者一何局耶殊不知結集一事全附小化政不當以大教言之何也如將結集阿難是時未證四果因為迦葉所遣逮證果獲通方得比數卒為結集之首(文見大論云云)又如三疑之事皆挾小故疑故知此等全附小化意爾豈是大教開顯得記後事耶故曰結集事本局也夫如是政使一千數中有權有實有深位應迹者亦不當發此於此況以一千不能無疑之眾而當阿難方蒙加被之初若之何而不疑由是言之疑本不應局而局自昔何自而局難結集本當通今人何苦而不解苟得此意則三疑之說無疑矣雖然其如一千號無疑何曰無疑云者非一切法之謂也原彼得名之由蓋當分中對慧俱二種言之以曾習學四韋陀典等則內外經書悉知故偏得

其名其於大乘則所不了者尚多故也大論所謂於四諦無疑於一切法有疑斯言信矣然則三疑之義小教所不當有此何致疑耶曰政由不當有所以疑耳苟當有也則直謂之矣何疑之有即向所謂乖本所知是也抑於三者不決是亦義當猶豫不決之義也若然者疑不疑之說道理本直何必多端排遣哉。

部教大節義

一家部教之難凡數端而此文有三焉一曰開三教果頭二曰昔圓開不開三曰初心謂圓隔偏(云云)由是辨釋者眾遂成教相關節之論云云不已孰能止之今直釋其文使難且不得有何釋通之足云究夫此文本明佛慧所以必言開者蓋佛慧之言名通旨別雖前偏權亦得言之故必約部教開顯方彰的旨既於昔味而言開等則又以教而難部焉泊乎答中還以部釋於教故有料揀一文來也然則開三教果頭權實之言蓋果頭即佛權實即二智故也按彼方便品疏所明三教各有十雙(云云)是即果家所證權實今開此等權實無非中實理智乃今經之佛慧也昔人有謂輔行與此文人法不同故開不開異者今有取焉但不明約果自論有開不開為未善耳今謂是不一向亦開亦不開也何者祇前三教果權約開顯部旨言之無非圓佛然既曰圓佛豈得更開乎既已謂之圓佛豈得不開乎開與不開妙在其中亦猶四明論德障斷不斷義蓋其例也(云云)但隨文別開否無在如玄文所謂開垢衣內身等又曰向身是圓常之身等又妙樂曰法華已前三佛離明隔偏小故來至此經即三而一此言既即圓佛亦得是開也若如輔行所謂云者此言本是圓佛故不待開也(云云)所謂發四味兼帶之大小者應知昔圓不開部教定不須開請以三義驗之一以大體驗教門但云開權顯實開顯顯妙等故也二以名言驗凡言開者即權顯示為義圓既實矣更何所開乎三以文義驗即釋籤有曰開前三教之羸(約教)及彼四味中羸(約部)又四教義文(云云)豈非部教并不開圓耶然則今云開顯等何耶曰開顯之開言通雖今圓亦得云爾能所之開義局今云不開者蓋言圓非所開耳何妨開顯通言之也然則圓並不開何以甄部教之別曰但開偏即圓即部教義具也何則偏既即圓偏非偏矣約教義也且偏既非偏則圓不獨圓矣約部義也雖分二義理在一時故知祇一開偏部教義明矣所謂初心謂圓隔偏者觀其文則約人有四謂四教人也約類則三有一向須開者有不須開而但須開者有不必要聞開而因聞開能自增進者初後可知所以其次例者良以在昔偏圓各逗稟者各致其極故使在偏者謂偏而隔圓在圓初心者謂圓而隔偏今約圓自說且云隔偏義必相隔復何疑哉然以教解俱圓難者是猶以今圓而妨昔圓爾殊不知政由昔圓帶方便故故使所說未極其致雖未極其致其於後位無非是者但於初心則偏有隱實之失圓有覆權之過故譬之羸人細人二俱犯過也所以初心猶有未了者三不一

達化源二不明佛意三不深圓旨若聞開顯諸法實相則情謂頓亡矣由是明之今以數百言盡三者之說亦可謂辭費矣其於自昔紛紛雜說膠擾於文相者殆庶幾乎嗚呼今將求通文旨耶抑亦滋名相耶學者亦當知所擇焉。

無量義經同異體論

無量義經序法華也其要不過曰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所謂二法三道四果是也而此諸法施之於四時敘之於此經會之於法華序固如是也所以敘者蓋合必先之以開不敘出生無由會入此從一出多所以為收多歸一之序也或者難曰然則所敘出生諸法權也偏也同乎異乎謂異乎實則四時耳序義何在謂同乎實則法華耳與正何別說者雖多要亦不過同異之論與夫處乎同異之間者然於經祖文旨各據一偏未為允愜置之可也今之所說稍異昔聞姑以二字折中之則同異之論得矣曰文與旨而巳何則且四時則文旨俱異以彼偏圓各逗不說從實出權故也今法華則文旨俱同其義可解若無量義居乎兩楹重敘出生其言曰云云則文異而旨同所以同異云者以文但說從一出多而未言收多歸一也故文則異體由是不得意者蓋猶偏漸即斯義也然既言從一出多矣而義必收多歸一也故旨則同體由是得其旨者即證圓實良在於此若乃巳住偏漸未證圓實其於妙解稍親而巳此正得為開顯張本夫是則文異故別於正宗旨同故得為今序雖同而異故序而非正即異而同故異而非昔雖非今昔而異而同為四時之後殿實法華之先客其所以為無量義也如是而巳但以此義往貫諸文無不如意者昔人所謂迎刃而解者信矣自謂確論不更引證坦然而明白故無可疑者文義之學亦無所容啄矣。

方便品題原旨(一曰非問)

義有可疑者有不必要疑者可疑而不疑理當無咎不必疑而強疑之何益如法華疏釋方便品題可謂詳且明矣雖弗問弗辨可也特是惑者不考其所以然直以方便為昔權妨今真實以為題文不貫者蓋問者過也議者祇合據疏釋以正名義奈何前輩不原其本徒疑浪釋迭相破立云云不巳此辨論所以愈多而愈不近也然則為今說者蓋亦本諸文旨以示之直其問以非之則方便之說不至乎枝辭蔓延也何則且如疏釋方便凡約三義曰法用曰能通曰祕妙且云前二可釋它經非今品意今品意者祕妙之方便也豈有祕妙方便反同昔權異於今實哉不然何謂題文不貫耶此既一意也而又約三語以簡之則曰後釋是同體方便即自行權隨自意語也又約方便對權四句分別之此當第四相即句也又廣釋引古諸師各明權實然皆不融則曰名不包含義不融妙不可用釋今品又引論列十七種異名其第

十三名大巧方便則曰是如來方便攝一切法如空包色豈以諸師一枝一派釋法界之大都耶至於約一切法皆權等四句判之此當第三亦權半句則曰若一切法皆權乃至非權非實何所不破等如前所出諸師寧得保其巢窟直列名目遙觀玄覽曠蕩高明為若此況論其旨趣耶又就亦權實句更開十雙以示之仍一一文下有曰權有顯實之功是故如來稱歎方便乃至八番共釋十雙通結別結各互結成等文涉數紙莫非為顯方便之旨該括始末窮深極妙何適而非此方便耶夫如是則即開昔之方便亦即實之方便是同體之方便是如來之方便是攝諸法之方便是異名之方便是會三句歸一句之方便是該十雙統十權之方便是通一經之方便是總一化之方便如是方便安以昔權同日而語復與今實異指而難哉故知問者過也所以向言雖弗問弗辨可也雖然文談真實而特以方便標品原其深旨得無謂乎然亦何以加於疏釋加於疏釋則妄矣故今還約向意申之曰名下之體俱通權實體上之名言偏意圓夫惟俱通權實則方便之稱有權有實真實之理亦有權有實蓋同一妙體而已夫惟言偏意圓則或言方便偏於權也或言真實偏於實也其言雖偏其意常圓惟其意圓故以秘妙方便目開顯之真實有何不可但一往從言不無所以蓋方便名寬真實語局故也良以方便之言誠如向示則何法不攝何義不含何德不彰何旨不顯豈直一真實之名所能當乎故以方便目品良有以也然而文言真實也何曰文言真實未必其全也直所顯一端耳曾不知品初歡權歎實文中所說具述一化豈止真實一端而已因復對題為之說曰題固非權文不專實惟其不專實故文兼一化莫非方便以此題品不亦宜乎苟知此意則題文一致孰云異途不了此旨徒示品題。

龍女成佛權實文旨

法華示龍女成佛所以證經力用也經疏隱密讀者難知祇如智積所疑以釋迦行行廣遠不信成佛之速時龍女現前說偈贊佛而已何文是釋此疑處又如身子以佛道懸曠女身非器為疑而龍女直以圓珠獻佛而已亦何以知除疑所在自非吾祖節示其文殆乎難曉然智積所疑者執別疑也而說偈贊佛則直明圓以釋疑即偈所謂深達罪福相等是已夫既深達罪福無非實相且言法身具相以好嚴身則是文旨互現修性相顯妙達修性非圓而何既述自證而贊於佛則如來之所以為佛龍女之所以成佛機緣之所以見佛皆無出此理是即釋疑也身子所疑者挾藏疑也而以珠獻佛則以圓實而除疑即疏有謂獻示圓解珠表圓因持以奉佛是將因以克果豈不速疾哉若然則又何在區區以排遣諄諄以決釋耶經文之旨固如是也至於疏釋成佛之文義尤難見於是或者以權實而致疑焉(云云)自非記主明斷其說亦何由通之且記初問答非自為料簡蓋全附疏意以釋妨爾其妨云者疏引胎經意立妨本彼無捨受此何轉變乎南方已下即釋文爾

故記問云為不捨分段即成佛耶者此挾胎經意問也又曰若不即身成佛者此挾龍女為問也故結問云云及夫答文則又帖示釋中一段文意爾意謂一往彼無捨受者實得也此有轉變者權巧也姑置實得而論權巧者以南方此土緣有生熟故宜如是化現然既權實稍殊何妨彼此斯別豈以一槩而言聖迹乎故記曰今龍女文從權而說彼胎經偈從實得說二往為論權巧非無有實實行豈應無權故曰若實行不疾權行徒引又曰若實得者等是則實得雖無捨受若應物所好容起神變不妨亦有轉變之事如龍女權巧雖有轉變若證無生不妨元知本無捨受之理如胎經權實既其本同證經之義俱得則又曰是則權實義等理不徒然又曰凡如此例必須權實不二以釋疑妨又曰故權實二義經力俱成然而記主又曰言權巧者不必一向須作權釋者政恐學者認權實一往之文作本迹永定之義有濫它釋且抑經用故此正之然則今言權巧者蓋體用之權巧耳但曉經疏及記文旨如此則龍女權實之論怡然理順何齟齬之有耶。

四伏疑釋難(平呼)

法華經序有因現瑞發起難疑答問者在昔光宅述於釗師以四伏疑釋彌勒之文天台以文外巧思多之曾不知文殊亦斷四伏難而古師莫之見此天台所以盡善盡美也疏記之言備矣然而釋籤有曰彌勒初以伏疑潛難文殊因以潛釋伏疑難云四眾欣仰釋云我見燈明等也此文頗繡密所以自來尤惑而莫解也所以惑者有三文本顯難顯釋而並潛言者一惑也又初文本文殊難彌勒釋而反言者二惑也抑其次文本不相對而曰難曰釋者三惑也因是雖有多多之說然皆不見荊溪意無足道者今直示其意焉耳其意者何之是欲合二文為一致彰疑難而各有影略於難釋之中互形於潛義之內斯其為意也如是何以明之且若二文彼各釋所疑是則各當其文而已豈知本一問答之序故於彌勒釋難語難而不語釋者意顯非特釋當文伏疑且為下難瑞請答之文也既而彰言伏疑則釋在其中矣抑又以潛言之則形出顯釋居可知也然於文殊釋疑言潛而不言顯者夫潛之為言隱也文則顯矣意雖釋當文之伏疑乃以潛義形出顯釋則對上之問又可知也繼而曰難云等則承上難釋之言合二文為一致文雖不對大變言之通皆難釋故也夫如是則向三惑者何有哉然則直以問答相對足矣而必如此何也是亦欲顯疑難各有故復互出伏疑之言以見彼此文外之意則義尤深隱乎嗚呼此前代巧思之義一家獨擅之談經疏之文盈百千言而荊溪以數句盡之且極其義味如此有以見用意之深宜乎後來尤惑而莫解也昔余未得其說視其文猶棼絲然今既得之見其理不見其亂信乎祖師未嘗欲以難曉之文徒擾人也但學者未到古人用意處故惑耳愚因得以發之。

六重本迹辨誤

文莫難於齟齬而幽奧者次之蓋幽奧而難曉者尚可深思力索以得之惟其文理易明而齟齬不合者為難會耳如釋籤示六重本迹引證之文為後代講學之難久矣蓋考其文則出迹門者五出本門者一非有難見也而籤云前三引迹後三引本殆不可曉謂之誤歟觀其所釋若非鹵莽者謂之非誤歟則文相差違幾於莫救自昔說者雖多然皆曲辨未見直指之意與夫引證之旨故未敢聞命今先覈記釋次示通別之說而後證其非誤庶幾至論不為後代所誣也以今言之大凡章疏所貴乎記釋者必其所釋有出人意表之論若盡如其文而一無所訂正者亦莫之貴也且若玄文所引使果如所定祇合直示之而又何在訂正其文至於再三而曰云云原其所以正由大師引證深有餘意而文稍差互故不以文限其義而直以義定文特訂正之耳亦猶所謂以義定文萬無一失是也然則當先知六重通別之說而後始見引證之的何也蓋凡有多向故一者前五為通後一為別如籤所謂云云是也二者俱通並別俱通故雖已今亦通於昔則餘五可知並別故雖前五亦皆屬本則後一可知并如籤示(云云)若以已今對前五重的論通別者蓋文旨當然而此復約六重中分本迹者或謂是因果義故非也謂分因果可也何曾以此論本迹乎若因果本迹復非今所論今謂此得大師引壽量文證體用之義約此中分則知後三皆本明矣然五六二文雖出迹門而取以為證者不過方便真實之說其義既通故得在迹則迹在本則本復申上貫下義當歸本故也若專文所出則應權實已今番屬於迹權實可爾若使已今亦屬迹者則大旨全失此記主所以不問文之前後直約大旨示之云爾且曰前三復通後三復別者蓋望俱通並別義故此通乃別中之通別乃通中之別是亦不分而分未始有定論也特由大旨如此而引證如彼而又得乎中分之義故作此點釋雖然文相灼爾何以證其非誤曰旨之所在何必求文然有一文可證非謬如繼此文後釋迹中塵點之文以為迹門不合引彼彌勒不知之文因以二義斟酌論之云云而又咨決於師師曰恐別有意等其於申釋疑似之際不敢容易如此豈於自所示文而容有誤乎然在左溪尚不敢臆斷則曰恐別有意而已蓋亦闕疑之意也今人視祖師亦遠矣而輒妄有指評得不愧左溪師之言乎。

山家緒餘集卷上

教篇

法華秘密例

論密教者皆以法華時中秘密有無為一疑難按玄文曰法華是顯露非秘密則知此時必無是教也而釋籤有無時不徧及味味皆有之說則若通有何也曰是固不必疑唯暗於文相故疑乃生焉今試為決明先示有無之意且在昔機教未一故須此隱覆而赴被之至於今經機既純一教亦開顯復何用是教耶譬猶兵家謀策用於正戰之時實不用於既破之後法華如已破大陣故也玄文信矣其如文或言之有難者有易者因復旁搜餘文通約四義示之謂有言同而旨不同機密而教不密縱論而義竟無文通而意自局者如文曰法華是秘密付諸菩薩此言今經純圓純妙乃真秘之秘亦微密之即密經秘密之藏是已此所謂言同而旨不同也又文曰法說有密聞大車迹門有密聞壽量者此則約機雖密而約法仍顯以俱圓乘故妙樂亦云雖密而顯所謂機密而教不密也又釋籤曰何妨法華亦與諸教十方互為顯密乃至答云十方容有一席定無此因玄文三對示相十方此座容有此說然於義則旁其實密教正以一多對論況此不知彼且約初心及人天被開者當機後位固所知也抑聞本門無不知之矣所謂縱論而義竟無也若向文者言似通五味而不專五味雖三四味亦得言之且初文意問中止以華嚴等三時對難以秘密橫被而答則知此文唯徧三時通至般若意亦明矣其次文味味雖不定五但連上一道豎進之文所以難爾今詳文意上下本不相屬是應節釋之則無害也即自次正明下正點玄文破古復於味味下乃記主添破古師所以添破古者意謂今家不但相成破其偏失抑亦味味皆有秘密不定而判釋之此固非彼所知也以玄無此意故知是添破也是則皆有之言還歸在昔矣此所謂文通而意自局也夫得是四意則法華終不可以有此密教也更復何疑乎。

三疊流變說

經教法相有難而易易而難者如法華明六根功德有千二百八百之數文都不言數之所自然經四依所釋法相乃定人師無敢異論者斯不亦難而易乎至於楞嚴約方世宛轉流變三疊以成六根功德而人師反瞽其實斯不亦易而難乎嘗亦求諸疏解雖有數家師之說(具如集解)然皆約漠而無准的至於霽川別解則曰佛旨難測亦未敢配其法相愚竊嘗疑之豈有文

無其實而徒示數而已抑豈隱其實而弗說使人自猜揣哉因披究其文細繹數四至經有謂方位有十流數有三於是始曉然意解乃知流變之數經固言之矣得非正約方位以云十世數以為三乎亦於餘數了無疑者是不唯得其實抑又知流變之旨焉乃復為之說曰三世迁移曰流十方更易曰變此所以成一千二百功德者在是而已何者且初一疊於十方則揀其六唯存四方與世相涉以立根本十二之數所謂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是也望後二世則并屬過去至第二疊當見在世乃趣舉前十二之一約此一方流變言之一復為十則又成十方也一方既爾餘方例然乃成一百二十矣至第三疊當未來世亦趣舉百二十中之十約此十方復變為百例餘總成一千二百所謂流變三疊一十百千是也然則初疊揀六而存四者立本定位故也後還取餘六足以成十者以第二世正約流變言之故得兼餘不定之六但舊釋惑於初文故昧之也若必揀而弗用何以後文每言十方而又及四維耶所以方必變十者蓋方隨念移或逐物而變故方不定方一而變十十而變百也世必至於三者始終變極於此故也本示六根功德而約方世云者以根識徧攝所緣境量不出此故然始言六根各千二百而又克定優劣增減不同者蓋從根與方世言之異也夫是則今之所謂功德乃約妄從用而言故有千二百八百之數若與法華論同異者增減之數雖同功德之義全別彼約能嚴之德從法而言故曰以是功德莊嚴六根故有盈縮能等之異所以盈縮者以增減而顯互用非根力之有強弱故復以能等彰其無二以無二之德顯六根清淨則無異也又大論以六根而分強弱與今對根稍殊彼以眼根義強此以舌根為勝餘雖大同彼不論數是則彼此文義尤別而妙玄引之蓋泛例耳非的用也此皆經疏及玄文之意若欲委知尋文可了。

得得大要論

言有小而實大義有緩而實要者今於小宗得得之義亦云爾得得云者業成之謂也不知者以為是果何物而置之知其說者又以小緩而弗論設或論之罕有得其名相之實亦徒云也曾不知有大且要者是不可不辨夫人不能無為苟有為也非惡則善善惡雖殊業成之相均也凡業之興甚速而易成始微而終著續而不斷謂之繩成而不夫謂之種是皆業之相得之義也苟知惡業之如是可不畏而去乎善業之如是可不務而行乎此得得所以為遷善遠罪之策莫大至要之說也按彼小宗亦具四門得得之義蓋出有部故輔行云準於有部立以得得漸以後得得於前得故使往業能至未來於是一念業成則有業法有大得有小得亦云本法法得法得法俱法後等皆異名也通作無作善心惡心歷剎那三世論之委如彼文茲略不辨今姑示其所以難者二義而已一者得名所從二者得分大小何謂得名謂獲義亦成就義又得獲即成就成就即得獲互相為義也(義見婆娑施設等論)而

重言之何也或云通約大小得言之此說雖通未善的意今謂以四義故乃從第三一得以立其名謂一念足故三數成故後得前故名義同故云漸以後得於前得即其義也況俱舍顯以第三名為得得若從第二則無上諸意何謂得有大小或約得一得二以為名或云前後以為大小或約強弱以說(云云)是皆先達之論未易優劣也然而得之大小姑是其名苟未得其實均謂未然可也要先示名下之實而後始得言其大小所謂實者業法得得之義也凡業之善惡必有因有緣或心為其因境為其緣或境因心緣以至具度等皆業法也亦謂業之方便耳若猶心念未與物合且是業法而已要心外假身口與彼交按乃能施為造作此所謂大得得業法之義也方其身口起時若非意業兼發則亦從而無用何大得之有苟一念有間身口尚不自運況業之可成此所謂小得得大得之義也故俱舍云得得起時成就法得此之謂也使徒有此念若非身口與之俱運其欲成業得乎是則身口不時成前業法亦能成於後念此所謂大得得小得之義故俱舍云法得起時成就本法及與得得良以此也說雖前後本非異時蓋祇一剎那有此相互相成得耳既以身口為大得則相彰於外以顯顯故謂之大宜也而以意業為小得則念蘊于內以細隱故謂之小亦宜也是知二得不出三業大小之義於是明矣然今示大小之相且以業說雖由三業得成非三以約身等成業假故輔行云作無作得但與形俱是故得名得非色心故俱舍論屬不相應行攝即其義也由是言之得應分二有謝不謝形俱之得則有謝業成之得則不亡故曰業入過去得至未來此言不謝之得也又曰身死得謝未來報起此言有謝之得也不作此示文實難明雖然論及輔行皆不彰言此說今此示之何以為證曰此雖出於有部乃由經部知之何者即輔行有曰若經部宗得既是假但云意與身口和合成業假立為種至未來生據此以論全是三業立名不同驗大小得體無異途宗計雖殊法實不異由彼得此豈非明文大體既明餘文可了瑣瑣疑難此不足言義學高明當自知耳。

右邊議

右邊之儀禮也蓋法出乎西竺而始乎天人致敬佛者之所為也此方禮典未之前聞但傳之于此垂于後世凡修敬而旋誦者效焉未嘗一日不行也是不可不正者考之常儀則自東而南自西而北是謂右邊其必以為是而行之也抑亦非而行之歟果是耶且不免夫異議焉非而行之則自欺耳惡有終身常行之儀而容欺且非乎必求正可也抑彼謂之非而不能自草是益欺也所謂異儀者雖未見他文嘗見於草庵錄之說矣其說大率不出以自我右者為是自佛右者為非故以右脇右袒右回誼善聖人毫髮右旋等為證若乃涅槃後分金棺自舉自城而右者譯人之誤也所以我右者地道也表柔順之德也如是而已其是否果何如耶曰是說也前輩大老之言也

今安得議之亦何敢私與也請得以公言之如右脇右袒等通理也今之所行者蓋右之常儀亦順聖教者也各當其義惡得違之必也不廢通理不返常儀不違聖教斯可謂善矣以今論之如向三言者則又不過二義謂順諸己之左右施於彼之左右夫順諸己者既如此(如向通理之義)施於人者又如彼(如向常二儀聖教義)兩者言同所以則異然則今明右邊正言邊佛蓋施於彼之義也安得以順諸己者言之反有取於彼耶雖然是可謂直矣而未云盡也試因向義更詳言之曰順諸己者通天下而不易施於彼者隨方土之所尚夫惟通天下而不易則理無不同所以右袒右脇等皆順己之右雖出世大聖人與夫乾竺之風亦不外是此安得而違乎則草庵之說無非是者故曰不廢通理也夫惟隨方土之所尚則西竺風俗與此碩乖此尚左而彼尚右如右邊之義無它所尚而已矣所以涅槃金棺右邊必自城而右者蓋亦如來末後施於彼故隨方之義故知常儀有合於此而反以為誤可乎故曰不反常儀亦順聖教也且彼既右邊則此當左施正應自我之右即佛之左矣且順通理何不然耶但法出於彼故不得由此耳雖從右邊其於此方禮法亦不相違何者良以順諸己者不可施於人施於人者必不順於己兩者不可得兼前必酌其輕重之宜焉故有捨己而從人者以人而從己者今之右邊於佛為重是宜舍己之右從佛之右可也意其此方接於長者亦當如是耳由是言之則右邊之儀施於人不施於己故義須從人出於彼不出於此故法須從彼嗚呼斯言盡之矣。

圓完修性離合論(十篇)

初述大旨

大圓覺體總相法門一性天然三法具足派之彌合混而彌分絕議絕思不合不散在性則全修成性起修則全性成修性無所移修常宛爾迷悟因果莫不咸然良以妙體無方圓詮該博始平等一性終究竟三德極其中也自迷之解依解立行由修有證證分真似從因至果修極還源自它始終究竟在此要而言之不逾三諦三諦性泯法相虛玄故得體極相融乃有三有九文隨義變故或合或離此一家圓宗修性離合於是所以示也夫三諦者何天然之性德也又曰三諦者一之謂也以融具故舉一即三全三是一離三成九合九為三非相生然非相含然法性之體自然而然也所以舉一即三者法爾然也全三是一者體無異也離三成九者彰圓具也合九為三者從強義也夫是則一不定一一即是三三不定三三即是一非三非一而九而三克論其體一向無一豈有九三即非離非合也應於名義故亦離亦合祇是一體而論離合則離處常合合處常離離合義成圓旨斯在譬之則如大圓鏡如金剛砂如伊字如天目細合可知此其大略也然不取三德等而時

約三諦示者蓋三諦乃理性之諦非迷非悟通而不別故總約之為離合本義則易解亦識根源若了此者思過半矣。

二示修性

然將論於離合必先示夫修性蓋修性者定實之名離合者通變之義通變之義不自顯故約實以明之即前三諦中道是性真俗為修亦俱修并性或可三諦是性三觀為修是則修者施為造作也性者本有不改也性言其理修言其事也其事則變造三千修中一切諸法也非三千不足以極修之致其理則本寂三千性中一切諸法也非三千不足以盡性之妙此固得其實也更寄法相以明之則境即理性三德等皆性也智即三德之解行即三德之觀等皆修也推而廣之該括始終然則三道三識等十種三法亦莫非是者至於圓宗大體法相凡有關於事理修性者皆可會通之也(云云)原其意者則的彰性具互相成顯也夫惟的彰性具則圓詮教旨無法非性以性泯修法法無作故曰若不了唯心顯體具者圓頓之理乃成徒施即其義也夫惟互相成顯非修無以顯性非性無以成修缺一不可所謂性雖本爾藉智起修由修照性由性發修等是也故唯二義而已雖有它意亦已疎矣然後應知性德有起有具修德有順有逆性德論具此復二義一者天然性德之性所謂天然之理具諸法故是也二者指修即性之性如曰性德祇是界如一念此內界如三法具足亦即三道是三德等是也由性具故全性起修則為修中諸法諸法雖多不出逆順圓詮論之皆全性起但全天然性德所起則通於逆順逆雖背性而性未嘗背也若全指修即性論起則起唯順修故有全三諦而起三觀者有全妙境而起智行各論三法者有全正因一性而起緣了二修者有全一性而起證理起用二修者蓋法相有離合行位有橫豎指修有進退故也(義如後見)其實法無異轍又復順修故有離合逆修則不論也逆且論之則順修耳故知不以三道三德等為逆順實以偏圓教限約情智論之然此猶是修性相對之說未彰一合之旨尚非一合況融泯乎若夫一合而融泯者其位始乎圓住究極在乎妙覺故曰修性一合無復分張又曰達無修性唯一妙乘法界洞朗無所分別其泯合之謂也是則約位別明雖局分極約旨圓論實通六即所謂理性一合等是也泯合既通則修性相對之說亦應通乎始末故妙樂曰祇由理一是故修性相對離合豈非正以一故論離合邪或據一合之文乃謂離合局住前者非也豈彼之合非今之合耶抑今所謂離是果分張之離耶乃知昔人妄據之夫也。

三申名相

修性既彰離合之旨蘊乎其中是則離合不異修性也但義猶未顯故須更示之夫離合之旨雖本佛祖而名出荆溪故不二門云云然則言離合者何

也舊亦多說而皆不得其正故無足評者今謂祇言三法是合等其義已足何勞更問然必義釋者先須知離合是待對之名名不必相關為義故今言離者開義則合在其中如曰約性恒開等合者同義則離在其中如曰同名正因等是不唯正離合之義抑亦得相關之旨當從此釋可也其相者何不出三一之所自起是則三一者又離合之蘊也故宜先知之所謂三者名也相也用也一者體也是則從名為名體從相為體相從用為體用所對則一耳(義見諸文茲不煩引)又凡言三一有總相別相之異三有互具各具之殊如曰一謂涅槃三謂三德祇一涅槃而論此三此總相互具之三一也若趣舉一法為一為三者此別相各具之一三也大凡雖爾舉觀諸文例復不一今以義束之不出對各論乎離合凡為四例收無不盡也謂修性對論離修性對論合修性各論離修性各論合如不二門云順修對性有離有合離謂修性各三(第一句)合謂修二性一乃至云為對性明修故合修為二又妙樂云合彼性三為一法身對修方合(第二句)約性恒開(第三句)凡諸文有明修性各一法如一地一雨等(第四句)然例既非一意豈得同亦不過四義一者功能與奪如金錚性德緣了同名正因修二例說二者名義偏強如妙樂謂從強受名并束三從一(此二意即上第二句)三者體德圓具如涅槃云直法身等(即上初三二句是也)四者法相類從即各相主對起修之義(亦即第四句是也)應以四意顯示諸例復以四例通貫諸說則文相雖多要不出此惟變所適教相無方各當其義不可局論也而雪川專據對修方合之文以為教相定式若其對修必須合性者此一往得從強之義失圓具之旨亦違向文義其說非也或通立修性開合等四句格彼之說無不可者但以金錚一文為約性合對修開句少不便耳若得今意何必爾耶。

四斷例意

沈觀諸文離合法相其例匪一苟不得其統總之說何以條理而歸一乎然則多少例凡幾耶據昔所示或約廣略處中三義明者或約五義七義收者或作四句料揀者是皆隨文分別建義不同且不言與用之意與則有得有失不無優劣奪則汎而無統不見大體之旨況竝以光明涅槃二文定為二十七法於理未安其來久矣今直斷以二意曰離合大體教相隨宜則有通有別也所謂離合大體其唯三九法相非過不及得其處中何者若祇言三義如不及或增至於二九三九等則又過之雖涅槃有遣非之文稍異常途亦未必須至爾許故知九三處中明矣況離三成九合九為三三九祇是一而論三彰圓旨顯攝法義周教門常論法相大統斯得其正也然而諸文有所謂一三或二或六以至百千等離合多少者皆教相隨宜法門通變之說亦隨文用與而已(會文如次)雖多不同要皆不出大體之意其歸一致無惑異途也所以大體意者舊示凡五意謂顯圓融也揀隔別也消經文也成教相也泯情慮也(云云)今如略之則四意而已加其彰理一之義蓋修性所

以離合者意彰諸法其理本一由本一故所以能離能合而九而三舉一全收融攝無外若非本一豈得圓融若此乎故妙樂云云略者去其揀隔別成教相之義然顯圓融則已揀隔別左右之稱故不須別為一意成教相則修性之意非謂離合也然近代宗師有以名義體三論離合者曰離合之名定離定合義則或離或合體則非離非合其說然否曰斯論甚善今有取焉然有可疑者二彼釋疑文云有名下之義有體上之義名下之義則名義相應體上之義名豈能定之乎此似與立義反彼說離合之義正應約名下之義何得反以體上義釋耶又名固不能定體體必徧應眾名而曰抑體豈能應其名者恐未可更試詳之。

五會文旨

惟其教相隨宜文義用與故有言性而不言修言修而不言性或修離性合修合性離或示數有多少或指法有開合或橫或豎進否等說布在諸文固不可悉疏也若不以義會而通之則文相殊散曷由歸一哉今率考諸文略得五義一者名義相關謂修性離合之言必待對相關為義自非偏教所詮未有性而無修修而非性等是以圓詮教旨言修必該性言性必該修離合例爾四明記主所謂文雖不言二修各三以性顯之其義合爾是也二者彰略互顯然則若論相關文義必俱而或不爾者互見一端耳所以祇由相關故得互略互略之意乃在相顯此如觀經疏釋體三法宗用各一等是也三者行位橫豎然觀諸文言性則同言修不定所以或一或二或三并六等一往對論約行是橫故有三觀三因之三合則為一離之則三約位成豎故有緣了智行之二離六合二也二往亦可約位是橫約行為豎又緣了亦得是橫智行相濟不前後故雖分橫豎實非決定四者指修進退若進取果後起用則因中但合為一證理離之則三兼用則六若退約因中自論乃開緣了之二離六合二如前所以爾者由因果證不證異耳五者示數廣略所謂略則一種廣則無量者此約諸法別論如十種三法等非謂離合可至爾許雖別而通三九之旨一也故曰一法三諦不少等即其旨也然有文義一一大者須別會之如涅槃玄三德遣非之文舊謂有二十七法今示亦九法而已然有少異常途者但彼順經旨彰究極玄秘之義約名融體即示之故次文曰三法具足名大涅槃三法即三智三智即三點三法即九法九法即三法等克論法義實非異途例如三千之數若界如互具重重無盡而圓旨已足不更有加今亦例爾也又如舊釋金鼓殊大之文亦有二十七法以一圓空鳴皆殊大故今為正之是亦九三法相耳文言鼓體殊大即無量甚深義而論圓空鳴者即法身三德也由具三德故顯法身無量甚深以三德不離法身故故圓空鳴皆殊大也非謂圓殊大等各自成一三法但以結文顯則可知(云云)復有修性各三之說總而例之不出三義謂文相偏指如離謂修性各三之文對性總說如金錚本有三種之文以修性而從因果如眾生

心因既具三軌等若大體通論還歸九三而已得是諸意足會其餘文雖異同莫過此耳。

六論籤釋

原修性離合宗途所以異論者蓋出釋籤一文其文云云以其義既通故由來宗師約諸法相申釋不同始孤山法師正義以境即理性三德等文釋之則住前法相而已意謂此修性門正從智行二妙立故至四明記主指要乃約光明玄十種三法具離合兩說釋之此則通約一代大乘離合法相也而雪川法師大意乃取孤山而非四明且曰若就果上三法悟論復有離合之義如釋大滅度三字與因義稍別此為異耳(云云)今論之曰膚受之說常淺近探蹟之義似迂闊夫淺近則易會故和者眾似迂闊則理有不可曉者故唱之實難是以孤山雪川之義每為末學者信而四明之說雖中人疑焉良在此也然彼約從妙立門局住前而釋者徒見文相生起一端曾不知當妙高深法相該攝及今十門述作等意(扶顯當見)則失之局矣豈以局論能盡通方哉雪川大意既同失亦如之縱有一二異者大體既謬亦何足云祇益矛盾耳今所取者亦四明而已是豈捨易而好迂哉益旨之所在不得不與之故焉(旨如後示)姑略言其意然此修性離合非直申一文一義而已乃覽一代教門諸三法義以為之說唯彼十種三法逆順生起頗為條理其義可識有合今文通貫之說故會釋之曰若得此離合意則不迷法相多少也草庵亦云會顯而例通者今有取焉又此離合直法相耳未見其所以實雖今玄文有境智行三及諸三法之文且非始終該括而修性法相不委故不取此而取諸彼也是不唯今文得彼之實抑亦彼文得今之義則更相表發離合顯然一用而兩得也豈直消釋文義而已彼不深於斯宗反從而攻之略有四難(云云)今汎為通之初棄親從疎者然文無親疏義之為近義苟合焉雖它文取之意略如向亦委如後也二捨因從果者何其偏耶如十門皆得論六即義豈唯局因十種既該逆順始終亦非但果故知其難非也三對位淺深者得向評孤山之意此難自通亦如後辨也(對位當見)四離合間雜者通論十種俱竝合可也如三涅槃本屬合義而記主又通離合釋之且例餘三法是知義不一向明矣然特別指六離四合而且不次者有以見記主深探文外之意推知義理有當然者故作此示非徒矯亂人自固迷舊難既非正說得行矣。

七扶引用

用彼釋此意雖稍明然猶未見今文部旨十門元意理自該攝故更扶顯方知四明用意之的然今修性出於十門十門即述法華部旨唯存大綱故不可以名相綱目而釋所以申此文亦必取夫法相綱要者明之故妙樂因

明離合云若得此意圓教行理骨目自成皮膚毛彩出在眾典故知此是紀定大綱之教不可以綱目釋之是則今以十種三法申其說者不唯得法相綱要亦兼與綱目得之此合大部申釋之旨一也而此十門所以述者蓋撮十妙為觀法大體撮十妙即是覽迹門自他因果之法迹門諸法則又該一代教門使之融通入妙耳所以色心則攬諸諦境為總別二意乃至受潤無不皆然故宜釋今一門亦必覽彼一代修性法相而申釋之此合十門述作之意二也又不唯如是而已十門互成徧攝諸法故使修性一門自具如修性不二門說即云九門共成方了此旨然三道等文曾不說而妙樂指之豈非義備故也意謂若非門門互成始終理一亦何由顯具攝之旨故云爾也所以共成意者不出因果自他相為成顯故初後相攝爾是則又合九門共成之義三也若然者則此修性雖是一門橫豎該深理無不統要必得此十法釋之可也故釋籤曰三道下復明十條生起若望名異意同雖一一至極此據圓理理體不殊若據現名不無差別故此十條共為始終始自所化極迷終至能化入滅復一一條皆約六即若離若合橫豎該深此合法理該深之文四也雖然是猶存能申所釋之別未得所以彼此理一之義如不二門末既以十妙會同三法玄文復以三軌類通十種是則彼此理一名異意同無非法界復何彼此可否於其間然則記主以彼釋此者實得今類通之意雖不顯指今文旨則有在若然者雖以境智行三等釋之亦可也而特取彼者意如向說此合三法理一之說五也且約此五以扶引用據論得旨無不合者彼不以此釋而且非四明是固欲局促該深之旨以從淺近之見其可得乎而近有說者云以能從所則修性局於住前以所從能則離合徧於一切其說然否曰全無取焉故不敘耳若以能從所則局者一則失同孤山一則反抑十種三法後義可爾再研亦非若使從能始徧通者却顯未釋不從之前應自局耶今意不爾能申所釋不待相從各徧通故。

八顯離合

夫離合所以彰圓旨苟守文義一定之說則非也且圓詮教旨無孤單法無專一義故說修必全於性說性必具於修修極則復性性極必反修離處合處離一多相即合散宛然出沒合變莫可紀極蓋亦道理然爾但言不并出書不盡言故或廣或略或隱或顯或對或各或次不次等文隨義變亦莫得而一矣由是記主既引彼玄發明此旨復有所謂六離四合之判不知者往往惑耳驚心謂徒矯亂者有之曹不知所謂而妄破妄立者有之是豈知向深符圓旨不以文求其義而以義定其文故耶今重顯之亦略有五所以六離中三德三寶並果後法即解脫之三故是修德之極極故復性亦必自於性所謂依體起用是也故曰義必該性性即法身之三對解脫各三即離義也後二例爾(云云)三身三智竝現有位即般若之三故文唯約悟悟不自悟必轉迷成悟所謂自迷得得悟是也故曰理必通迷迷即三道乃迷中

法身之三也三道三識竝迷染之事指事即理即法身之三由即理故則能轉迷成解所謂番惑為智是也故云必全性起修修即般若之三四合中三因別示者指修進退義不同故餘三三法雖因果殊而竝進取起用之修故共為一釋竝文義當然深符圓旨一也又此三德等法相偏教何嘗無之所以異者性具說不說耳三德而不言性則成果頭橫顯三智而不言性則成因中別修三道之性而不具修則成三法俱橫並教道所說非圓詮也若直云三德三寶等是其修德不推原於性者何以異耶故於修德之外而又曰義必該性等良有以也故指要曰若各三者唯屬於圓以各相主對全性起修故修二性一則兼於別直以修二顯於性一即教道所詮此其揀異偏教二也苟如所明則六離之旨以義知之文則但有三皆修極約悟等義然修必該性悟必通迷者此以義推之知是修性各三爾亦由今二文顯之故也故云性指三障等四合之三以文知之竝有一性之言為所對故故以文斷之知是修二性一也三因則文義兼憑何者據文則三皆云性約義必一性二修以義奪文祇言一性以文顯義非全是修故知亦合義爾此其文義有所準憑三也然汎論離合若與十種三法間雜不次蓋一往生起次第文相消釋不同故也深求其旨彼此相符次第宛順作三節示之(恐惑者未了仍示圖于此)謂因位果位果分分極故成三別并前離後合略無差互何間雜之有乃知四明析理精微有如此者因位即三道三識屬理即本有位故最居初以約性故不得不離亦義之如橫既而全性起修次之三因乃合前三道等為正因名字已去智行為緣了此三不得不合亦義之如豎分果則初住三因開發成乎三智自行初證故離由證果有用乃合前三智為一所證之體望後起用故三菩提等復成合也由分分果極果之別故三身等則又極果之離合橫豎例上可知(云云)果用既顯修德既極而後三德三寶約性復離終竟於此是則不但次第意明抑亦離合旨顯斯義最的人鮮知者此其敘次相符四也又若一往觀諸離合文相不齊似如難會據義攝之乃條流一貫以其得本故也今會之以示有歸初會修性各三歸修六性三者各三之義乃文相偏明似六法而已大體總論則三德等乃解脫之三三身等乃般若之三三識等即法身之三宛轉互具還是九法又性指三障等亦其義也若會證理起用者一往離合之異(云云)次會三般若等者此釋就合各開之相故寄此等名義為便非即會前三智等歸此三因不然便見離合雜亂也如三菩提等自是合義如何於此又却離耶又會諸三法各自離合者與今六離少異如三德等在各論則合義離義可知今以對性總論乃成離義合則但為一解脫可也餘可類推雖異而同三法無隔其為離合亦一而已此其會攝有歸五也得是五意方知指要不苟然云宗四明者何為弗加意乎。

九辨起修

由法體離合應於起修亦該二義苟得向意無俟再論今所辨者辨於宗途所論不同耳南屏謂以性中性起修中性性中修起修中修皆得為全性起修義也約法身等名相示之(云云)廣智則異是乃全性中法身起為修中觀照等不然則是性起性修起修修性體別即義不成若在性時則二修即性全當一性之名一性起時唯修之外無別性體方得謂之性外無修修外無性約體宗用等例說云云(略彼文意如此)然則今論起修當何所從抑皆不取乎今准四明記主明起修離合文甚明白何不用之反紛紛棄本逐末耶如指要云若各三者唯屬於圓以各相主對全性起修故又曰為對等者釋前合意性既唯立正因為對性以成三故修但緣了也諸合三義例皆如此據此所明則記主之說論離則各相主對言合則一性二修彼各據一偏所以失耳今但扶離義則合義可知亦說者頗同故也如義例明三道即三德之文又如云性指三障等又云本有三種等豈非正合今各相主對義乎然約體雖離言功則合故性中三法但合為一法身修合准知離之與合說有前後意必同時故雖各相主對而旨趣常融彼不知此便致錯亂也因略評其失初說得離而失合離中名相是也但不約旨融即則離成往庭於圓說如不及宜其為廣智所評次說名相雖離義全似合乃成認離為合則二義俱非於圓說如太過然與過於圓說寧得名相之正則圓旨或從而可了義苟顛亂雖欲正名相得乎雖然若各相主對如南屏所起者其如廣智難何(云云)曰此惑於人久矣蓋不達修性有對有各然今言修性正約對論乃全性三而起修三何得以各義為難縱約各義亦不相違況約對論合其義尤便若如廣智之說乃成交互而起那云各相主對耶然別還自修即修性即性耶曰不然起則俱起即則俱即實論三體更無前後誰論同異之殊但約法相名言不妨義門主對爾然起修離合可得如上修必合性義復如何對合則妨文各合亦違義文云合彼性三為一法身等豈亦主對而合耶今謂從強故合正應約各論可也然非無對義以體則修性各以類從如經體揀取正約是義今意則傍諸師偏取故皆失之也。

十判位法

夫離合起修者法也而法必歷位位通真似因果之別如前十種三法置而不論姑論境智行三離合之義為局因耶亦通果耶(云云)據孤山則局而不通雪川雖通離合仍別義略如上准四明意雖此三法亦不局因故光明句記云云所以然者不出二義約行位則有通有別論法體則徧該初後如疏釋藥草喻文以境三對理即行三從名字至等覺智三乃當妙覺記釋云云豈非行位有通有別而名義常通乎況圓融名實未始暫虧則初後該徧也如文云云由是扶顯四明之說誠有憑據得失可知然前所論自不二門言之則離合為正通局猶旁今約境智行三而說則其義反是故不可混而不分由來諸師多不得其正且皆不通一合之文雖欲扶宗未為盡善向雖

略示猶恐未明今蹟其義得二意焉良由至初住位修德既著契理真證修性冥一無復能所之殊故云一合亦猶緣了與性一合始本一合等皆其義也如妙樂曰祇由理一是故修性對論離合豈非正以修性一故得論之耶此通意爾別意乃由疏釋如此三性名為一乘故釋云云意謂三性而名一乘者由一合故也即一乘而有三性非離而何是則雖彰一合之言彌顯離合之旨不為過論也又如涅槃之文是亦極果而論離合故知約法約義始終皆得論之四明之說更何疑乎然自指要絕筆逮今無慮二百年而申明此旨者多矣曾未聞有如今說者是果類乎不類乎類與不類其孰是而孰非乎是非同異當有通論者在非余所知也。

性惡義(上)(示文首)

一家圓宗既談三千則亦終窮究盡矣而於別行玄義又有所謂修性善惡者蓋相為表發彌顯圓具之旨其文曰緣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惡否答具問聞提與佛斷何等善惡答云云然則具論本該修性善惡而諸文凡多言性惡者以言性必攝於修言惡則善可知也抑性善或通性惡則唯今所示故也故曰忽都未聞性惡之名安能信有性德之行等是知性惡之言出自一家非餘宗之所有也得其旨者荆溪之後唯四明一人耳故所述記鈔凡明圓旨必以性惡為言蓋其言十有三如文曰祇一具字彌顯今宗(止)故得意者以此所談望於止觀不多不少又云若具言者本具三千為性善惡緣起三千為修善惡(義書文同)是則三千即性惡之通旨性惡即三千之別義若曉三千之事理則達善惡之修性若知性惡之融具則了三千之大旨蓋其理一也但彼三千正約體示故以理攝事事理三千皆不思議以為所顯故輔行云並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等若乃性惡本唯約具及論斷義則兼於修性以兼修故帶於染情故性則不斷修有斷義以例破顯其義可知此一往與止觀異修雖兼情緣起理一故得四明又以修之善惡對緣起三千此二往則同也而自昔乃以修惡有斷破三千唯所顯以為配對失當者說者亦不一是徒見其文相而已不知其旨也以今言之唯其此諸乃所以為四明之說爾何者以祇一修惡之言而有云斷者斷其情也且以之對三千者會其法也會其法所以即其性此淨名所謂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是也既已對三千矣則又顯夫斷者斷無所斷即情而顯理也此指要所謂約即論斷故無可滅等是也然何不以性惡二字自配事理則修唯屬情別行玄意或當於此而四明特異其說何耶曰非無是理特以向意成之故爾苟如所說則情理一向又何以見其體一耶故以異對顯其不異其旨尤深今復通此義者亦以見無方之說所以相顯也旨哉四明有如此者而人莫之知惜夫。

性惡義(中)(論即具)

性惡者一家之極說即具者圓宗之大旨然以其旨而明其說則知所謂性惡者所以彰即具而顯性德也而猶未見所以即具相成具性具相之旨故更論其大略如觀音玄義正約具義以明性惡而即義則略至於指要明性惡乃以即義成之故曰今家明即永異諸師等而具義則略通言莫非即具相成彼此互顯亦由文旨各有所自故即具於是偏言之所以性惡具義者良由性德本具諸法惡豈不具耶由具故能全性而起則為修中之惡既全性起理性融泯修豈不然所以若起若具無不即性故名性惡是則言具者性具於惡也言即者惡即於性也反是言之即具互通但從強耳是亦由具故成即由即故顯具具者即之本即者具之相即具兼明方曰圓旨雖彰二義并顯全性成修即修是性法法融泯成性德行圓詮之功於是著矣但性具之惡有性有相惡即於性或存或不存於是有兩家之論焉四明說具不唯具性亦具於相故曰三千皆實相相宛然及論即義則修既即性法法無改故曰不須斷除及翻轉也又曰以反本時染毒宛然皆其旨也霽川之說則異乎是言具則但具於性如木有火性不可求其煙焰之相理亦如是性中善惡元無異相論即則曰修中善惡達性之際亦復俱亡等(云云)因是辨論舊亦多說今先定其宗趣而後論以得夫要之兩家所以異者蓋不出修性三千反覆間耳若四明則祇一三千而論修性故若即若具理無異途所以言即即具而論即言具即即而論具夫惟即即而論具故性具三千不唯具性亦即事中之相也夫惟即具而論即故修中三千雖即理性而諸相宛然良在此也如曰祇一非內非外之三千隨乎觀慧趣外趣內不同以例事理修性亦然又曰妙玄文句皆示三千徹乎修性是也霽川則反是乃據修性而論三千故言性則無相示即則非具由是論之四明正得即具之旨而霽川失之霽川雖亦一往得形對之義二往則非也以形對義直文相而已必得即具融之方為至論凡彼所據諸文為難者一出於此四明非不知之但非圓旨正意故略不言耳。

性惡義(下)(申餘論)

大旨既明餘義可了尚恐末學惑於異端故復取彼霽川論有未決者略而申文大約不出三義曰名曰體曰情所謂名者彼論善惡凡有二義正據輔行別約四六論之其說然否曰是安得然哉且性惡既出圓宗宜從極說彼謂惡之際善之極者良是但極文別論取四六之義非也考文正明惡該九界意言若但三乘不明六道則性惡不徧是故云爾(云云)彼又不許惡名緣了及煩惱即煩惱者大凡名言有通有別別固善惡染淨各有主名通亦不妨有善名而名惡法者有染名而名淨法者如今二義是也所以惡法亦名緣了者蓋彼文旨當然亦顯緣了初無定法以之造善則為善造惡則為惡既無定法則其性本融以其性融故所造無非性善性惡正由名通顯之故也如彼曲說焉得有是哉若煩惱即煩惱者祇由當體即是故使名亦不

轉雖皆不轉從勝為言亦得名為菩提涅槃是亦義當染名名於淨法故知四明白通二義所謂并順悉檀無不圓極是也但即菩提則語猶通偏即煩惱則唯自於圓故復有盡理未圓之論彼反其說以謂菩提攝三因實相無煩惱者是豈知道者之言一何疎謬乎而又以理惡理毒之名顯今性惡須斷者蓋不知三者其體雖一名言似同而詮義則異所以詮義異者性惡則唯彰理性故定不斷理惡則正言於惑故有斷義若乃理毒雖是所消苟了即性斯即能消性德之行亦莫不然所謂能觀觀智即無明是是也詮義如此安可混同而云性惡亦斷耶此特論其名耳未明其體也體者不出修性據彼則曰性中善惡則無相修中善惡則有相達性之際亦復俱亡以彼格此矢石相違何以折其是否曰得向即具其理自明必欲更論直示其說本有是性具百界否緣起名修即三諦否苟即三諦此惡即性也既具百界此性具相也修性相對故在性則全相成性在修則全性成相雖有修性偏在之言終不可使性相體別一有一無也若使一法從性外得自別而有則不得名全抑亦法成偏邪體非常任何名圓詮法體者耶應反詰之汝言性者此性何在若偏在事非相而何若事外以明則必無是理故使真如不變一念未生於此示具尤極宗致況復真性不可遠求然則性具之相雖爾復本之相如何曰祇由法法無非性具所以復本不可改轉雖不可改迷悟宛殊所以四明必曰相相宛然法法無改者良由妙體本不曾動故也不爾則荆溪所謂帝網依正終自炳然亦應非也夫名體者理也而又有情焉情亦名事非理具之事於是即離具不具別而霽川一槩言之則曰理性本無善惡善惡屬情乃據法性太虛本無善惡凡夫情謂善惡相除等文執為一定之論殊不知此是情理形對之說故謂理性無情中善惡四明所謂已盡染礙之相是也豈得不具理性諸法乎彼又以淨名不滅癡愛等文以謂須離而云即者此又不善即之之義且經言不滅固有深旨而記法約理即而約事離者亦不無所以良恐增上慢者失旨於此因言是道便不離情故特救弊以理格事云爾若夫理性法門何離之有豈可便作定離而解抑不知離處即即處離其實一道也究言此旨直須常情不到方名極理之談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其於斯理殆庶幾焉。

六即義

昔之言佛者多矣要其說不出二焉有謂太遠而耳心不至者有謂太近而我身即是者人情偏尚過猶不及然未有若吾天台一家不偏不謬從容中道約六即而言佛者斯得理之當論之正也故曰此六即義起自一家深符圓旨永無眾過暗禪者多增上慢文字者推功上人並由不曉六而復即何謂六即曰理即名字觀行相似分證究竟六皆即理故得其名良以圓頓所示本唯平等一性無有高下未始迷悟所謂在佛不增於生不減真如法界性相常然但理不自理要必有事事理具足方曰圓詮故約理性雖無迷悟

而事有迷悟悟分真似因果等別故六位於是甄分雖分六位之殊而其所即之理恒一故在理曰理即在始聞曰名字即修之曰觀行即證有淺深曰相似曰分真證之極者曰究竟即即則不二也故曰理同故即事異故六六處常即即處常六譬之則虛空無丈尺鳥飛有高下又曰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即其義也仍須曉此不二之理偏圓相望九一對論即佛界也所以六即皆名為佛然而圓佛不專於佛必具十界方曰圓佛故顯則俱顯迷則俱迷圓論諸法皆須六即辨其初後良有以也夫是則一家所明六即之義深有所以略言其旨凡為五意一為符圓旨事理修性不可偏故二為對文字暗證者破疑慢二障生智信二心故三為於無始終說有始終無位次而立位次據一期修門彰揀濫義故四為圓觀諸法初後不二不二而二立因果殊故五為徧通一切經教凡有此義皆得約六即以明之(云云)亦可對前三教故明即義約圓自辨故明六義雖有諸文大略如此然有二三曲說貽諸口實以為正派尤害圓宗莫或正者如以指要所謂一家明理已具三千而皆性不可變約事乃論迷解真似因果有殊謂事異故六即事造三千理同故即即理造三千者或曰事異故六乃情分高下者至有過於圓說曰即即六即者今正之曰以事異理同而分兩種三千是誣四明也究其所示兩種三千祇一三千事異理同未始暫離何嘗分對耶政使義門對當祇應兩種三千并對理同謂不出兩種三千之理同故故曰圓家明理已具三千祇此理字已該事理三千也繼而曰約事乃論迷解真似因果有殊始分六位之別所以兩種三千俱迷俱解等是亦事理俱理事理俱事也故以文配之曰三千在理同名無明三千果成咸稱常樂者約事明六也三千無改無明即明三千並常俱體俱用者約理明即也既以俱體俱用句屬乎理同則今之所對蓋明若事異故六乃情分高下者此尤非六即本意也且今明六即正顯六處常即即不妨六豈以情分而定有高下乎然則不以情分約何義耶曰理教當爾何必疣乎縱以義論却是約智而分高下也故記主曰義開六即名智淺深豈非智分高下乎夫以智分高下則智體常融始終不二分而不分故高下之情忘也若言即即六即者則顯天台荆溪義有所遺也今應詰之是為彰融即而言乎抑揀濫而言乎然六即之義既盡之矣此外復何謂耶是徒張名相增頭數而已反顯不善一家即義故也若龍井曰六即亦即非六非即離四句外可論六即者自是一說與向六六之義遠矣大抵說釋要有關鍵豈以肆言無稽為圓妙乎或曰即分能所此論能所乎曰義門分別斯亦可矣然約六即而論能所者有通有別通以六位之事為能即(迷解行證)不二之理為所即別則前四妄心為能即後二真智為能即亦可約分極論之亦可初後不分能所迷悟之際極故也中間四即約修以說乃得論之若圓論即體體不二故方名為即是則六即皆不可分也或者定謂圓詮教旨不分能所此得其體而失於義也若謂必分而不知有不分之理者此又失也孰知不分而分分而不分者乎。

六即餘義

六即之義無它難者唯四明有所謂究竟蛞蝓之說頗形議論號為難明蓋其說曰蛞蝓名相至究竟者此明(文作此名字誤又下既字文作即字之誤甚失文旨因為正之)理性具十界也既皆性具性必常住無非法界等又曰蛞蝓六即則約豎明即(妙宗文旨大同云云)斯說也言不由乎蹈襲理特示乎高深其為一時惑耳驚心也宜矣蓋亦嘗曰解一千從迷一萬惑則其惑此理者常多解此理者常少是無足怪者逮至于今習聞其說雖不以為驚疑而昧者尚眾間有一二說者亦多不得其旨猶常論而已又何足以發明其奧旨乎故今贊者毀者彼不信者一皆置之是不足與謬擾論也直示其意焉耳意者在此而不在彼何謂也曰理性十界此也蛞蝓名相彼也故向文曰云云又曰以論十界皆理性故無非法界一一不改又曰圓家明理已具三千而皆性不可變等是知蛞蝓名相意在理性十界故也夫所謂性具十界者無別有法即今世出世間究竟果覺三乘六道一切假實依正色心皆理性所具亦理性所即一一當體無非法界法界無外不出一性性必常住性必不改必融攝必周徧是之謂理性十界亦曰事理三千始自理即終至究竟雖有迷悟真似因果之殊莫不即此之法即故始終不二無有增減豈非十界皆論六即六即皆具十界既十界則地獄色心皆性具矣既皆六即則蛞蝓名相至究竟矣若然者所謂究竟蛞蝓蛞蝓究竟理固有之不為過論也然而人聞圓論諸法皆辨六即則信聞三千果成咸稱常樂則信聞諸佛不斷性惡則信至於聞究竟蛞蝓則紛然疑然不信矣此所謂敬帝釋而慢憍尸迦甚乎不知類也又復須知一家圓說不以十界而分迷悟乃約情智論之所以迷則俱迷十界三千皆迷也悟則俱悟十界三千皆悟也克論此法界且有定迷定悟乎哉由是言之迷悟在人而此法未嘗迷未嘗悟也既無迷悟則無染淨無染淨故一性平等平等故徧攝徧攝故無礙無礙則融融則妙妙則離四句絕百非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究竟蛞蝓之說於是所以得也而不在彼何也以昔之論者不知出此乃唯彼之求纔說蛞蝓之名便向丸糞上計由是滯於名相拘以情見在我者尚不能虛其情於彼者又豈能達其道為是弊故而革之也革之云者非有二法之謂也遮其情而已矣其情若亡則究竟蛞蝓當體全是亦無彼此可得也要之祖文言必有趣不向言趣意外求之徒以情想分別語言文字而議其道者是猶適楚而北其轅豈不愈去而愈遠乎或曰南屏二頌發明此旨其說如何曰此據門庭規矩之論盡可其如遮情絕想則未敢聞命或又曰近代有言曰如來終日與蛞蝓同蛞蝓終日與如來異其說可否曰是正坐分別中若論此旨不分同異可也然則事異理同如何曰事異理同正不分同異若然今究竟蛞蝓理同耶事異耶曰苟得向意不勞此問也雖然其如文何文曰理性十界而又曰約豎論即何也曰是各據一端爾合而言之方盡其旨或者又曰究竟蛞蝓既聞命矣滿分蝮蠆義復云何曰彼之滿分既約權行是如來普現色身也

此之蛞蝓既論究竟即佛界之性惡也然性惡本也普現色身迹也本迹雖殊其理同也故曰諸佛若斷性惡普現色身從何而立蓋其理甚明因論蛞蝓故寄或者之問於此。

雙游義(上)(示經旨)

大經設譬多矣而特至於雙游一喻必以義明之者蓋其經旨奧密疏釋高深且有關於圓宗大旨該攝法義之多殆未易曉自昔雖有說者如孤山旨歸義苑虎溪之類各陳破立議論云云然未見其條理坦然明白者今因得以明之考夫經文由迦葉發云何共聖行之問故如來答之以此云云釋斯文者舊亦多說皆於義未允疏主評之以謂與譬相違雙游不成而自立說曰云云其說不過以生死涅槃俱常無常謂之在下在高雙游并息繼以事理等三番與夫六即橫豎等結成其義終則曰此中備有凡凡共行等疏釋如是而已今憑疏釋以詳經旨深有由致仍見其與通途大乘少殊何者若通途大乘凡明圓理必曰生死即涅槃等言常無常則曰生死無常涅槃是常縱言相即亦不過曰以生死之無常即涅槃之常住然未見有如此文者則各當本位言之以是知其少殊也所以然者良以此經以談常辨性為經宗致故由果之常示因之常則曰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何以故曉了已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亦於果常示無常用則曰隨有眾生應受化處如來於中示現受生雖現受生而實無生所以在下在高各具常無常之雙游也然則在下雙游者眾生迷中流轉之事也在高雙游者諸佛果上勝妙之用也然果上常用可知而無常用者權也非實也因中無常可知而常用者理也非事也故荊溪曰眾生但事諸佛證理眾生但理諸佛得事眾生唯有迷中之事理諸佛具有悟中之事理迷悟雖殊理體一四明則曰但得無常則失常用得常用者二用雙融蓋與荊溪之說合也雖然此皆約分別言之若夫所謂迷悟雖殊事理體一則本無因果高下之異亦無無彼此各具互具之說也理一而已矣理一者何即今凡聖共由之理故曰共聖行耳又曰凡聖共行者按文上下互見各有三句合而明之則四句耳謂凡凡共行凡聖共行聖聖共行非凡非聖共行既約圓論義當六即對分凡聖(云云)而第四句非凡非聖者此謂理即非名字去內外之凡非分極之聖故也或謂此句約理同者非是詳之可知又此凡聖既出涅槃部旨亦可通約十界四教凡聖示之雖有四句要之不出凡聖共由此理所謂理同故即是也此其經中特以雙游示夫共聖行者以此由是言之凡諸圓旨建言雖殊其歸一揆此義最要舊罕明之唯義苑章中明高下一段大旨略同今有取焉學者尋之了此一義圓旨煥然不唯共聖行明抑亦三番之旨得矣。

雙游義(中)(示疏釋)

卞氏之玉再刖而不遇三獻而後售者何也以精鑑者少也豈唯物哉蓋法亦有之如雙游之喻經以譬共聖行而疏約事理中邊亡照三義釋之議者或疑三番文旨的何所自體用失準其義安在(云云)其有一說釋體用之疑乃以二諦為雙游中道為并息餘義例之(虎溪云是滿法師之說)今謂此說如玉之本真但未加琢磨不為全美耳而孤山斥之以為大有所妨是猶始不遇而遭刖也既而後人立以二義謂生死涅槃相對雙游並息相對其次義同初說(如義苑所敘)是固玉韞於璞也而義苑又去之不幾於再不遇而召刖乎雖然其玉之為玉常自若也今故得以琢而新之器而用之則希世之寶或有時而發焉連代之迷亦有時而開矣試以二義申之先究文旨次論體用究夫三番之釋蓋不出示二用該攝約六即為義但隨位別用亦不同所以在理則為理性二用在修則為諦觀二用在果則為亡照二用亦可亡照義通因修故約三番以顯六即則知二用該攝始終橫豎具足無缺減矣故曰事理雙游其義既成名字觀行乃至究竟雙游皆成夫既以事理當於理即則中邊亡照義當後五況名字已去莫非三觀義便故也是知三番之義的有所自不為苟發矣次論體用者今於舊義竊有取焉以雙游即用并息即體故得三番皆兼言之今引一文證其游息不出體用如涅槃疏云第一義非常非無常故無差別若二鳥雙游明其二用二鳥俱息明其雙寂即用而寂寂滅為樂是大涅槃又如觀心論疏云不二而二即雙游二而不二即中道此又見中邊一義兼於游息矣而事理之義既當理即故指上生死中常與無常并名為事乃雙游之用此事即理則非常非無常為並息之體惟其事即理故理必即事焉有即理而事不即者此事中所以常即無常無常即常也又復須知常住之言義應兩屬亦事亦理亦事者對雙非之體言也亦理者對無常生滅之事言也而諸文有時亦指理體而言常者即非無常之常蓋言偏而意圓也時人徒知事中二用相即語勢似同便以事理等作一槩說謂之事理雙游豈不悞哉然而文中灼然此云何也蓋文緊略耳合云即事而理之雙游也雖然其如淨名記灼然事暗理明而論雙游如文云云今何違之乃約體用明事理耶曰事理名同所以則異然彼非正文故得自彼文意無方而說雖以事理而論明暗約道非道以證雙游可也今明事理承上游息而下則宜約體用言之雖有他義當以今文為正豈應引彼而證此乎(云云)事理既爾餘二例然但中邊則約因而論以諦顯觀也亡照則在果而說先寂後照也故得繼以六即結成其義良有以也所以四明曰此之三番收二用盡蓋言收六即之二用盡也若直二用一亦足矣何待三耶故知三番深符六即各有體用則又合乎俱體俱用之旨也。

雙游義(下)(示引用)

同一文義而宗途異論者據焉豈非取舍由情各隨所見義或可異而理之所在不可異故是否之論必歸一乎至當也然自昔兩家論一宗壽量者向

矣因辨生身尊特即不即義而雪川據尚二用之文以難四明曰若定以生身名相須至尊特名相者常無常二用如何分別洎四明解之則曰此之三番収二用盡若身若土若人若法一一無不具足二用二用不二互徧互収等又曰經意祇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而為二鳥不相離義豈非祇一雙游文義而兩家各據頓同矢石一以分別為說一以融即為旨孰得其正論耶曰自其所見者言之莫不自謂正說也第以二用之旨考之則彼無所逃其非也且事理相即法法莫非三諦之理以融即故當處不二此其為二用之旨也苟如雪川所見是合耶是不合耶融即耶分別耶其為得失是否當有明眼者得之固不待言也雖然事理體用相即之說雪川奚嘗不知但彼論即還歸一邊耳如曰用即體故一相得體即用故諸相宛然又曰但可事即理不可事即事如是言即未善其旨豈不見祖有格言即者是也體不二故方名為即豈有即是之體而容改轉可否耶然則善說即者與不即同故知雪川未達斯旨然復須知事理相即之言兩家建義有所不同若一往分宗則雪川據事即理四明得事即事約此論生身尊特即不即義可知(云云)二往言之雪川不唯失事即事亦不得事即理故若也即理必無事不即者四明雖說事即事其實不異事即理何者并由事即理故所以事事得論相即故前篇先及此義蓋為此中作張本故也(云云)由是四明以彼但許生身即法不即尊特故以通教不有生身即但空法身斥之若即圓空全無不即尊特之理又以常無常等例身非身作分張進退斥之夫常無常者必即之理也而曰劣應即法不即尊特豈非壽量屬於尊特身相自屬生身有分張進退之失乎又以經中生身即法便即尊特斥之驗知即法不少尊特故也略舉數端足曉得失皆由不辨二用即理舉體是用一一互融乃忘其所即而於用中強生分別豈得也哉。

圓斷直說

圓詮諸法體一而已理惑尚不容有異惡有約惑自論而頓同歷別哉是則圓論伏斷不容次第也審矣然而教門有所謂初信斷見二信至七信斷思等則又宛若次第者此難由來久矣釋者雖多然於兩端終成齟齬求會其歸一其致者蓋無幾今直准理依文斷以二言曰惑體常即偏旋受名次與不次如斯而已矣如曰未達請試強言之夫惑體常即則雖彰三惑體唯妄情所障既融約何分異雖云體一麤細不無始則三惑俱麤偏受見思之稱末則三惑俱細特彰無明之名中則不細不麤宜得無知之號此即所謂偏強受名也夫惟偏強受名則不二門所謂迷厚薄故強分三惑義開六即名智淺深名(去音)也者名也所以名夫智有淺深而位有高下偏強之意彰矣又輔行曰若從文說見思障真無明障中而文亦名之謂也夫惟惑體常即則又輔行所謂若從意說見思之外無別無明無明體性既即法性當知見思亦即法性下文又曰豈有塵沙在見思外豈有無明在二觀後三惑既

即三觀必融非體何謂乎然名體之旨雖爾據何以知伏斷俱圓耶曰善得向意豈須此疑為未悉者更申言之抑荆溪不云乎如曰五品已能圓伏五住豈至此位但斷見思(文見輔行)政恐學者失旨於此故以圓伏顯之爾是則十信不止見思亦斷無明也此斷無明則下去猶有見思等三蓋無疑者(文見妙樂)豈非始終惑體常即圓伏而圓斷乎但是一往偏強受名故云斷見思等耳抑亦可云感體常即者橫也偏強受名者豎也此二相即義如橫豎此二不二非橫非豎也非橫非豎妙在其中即障顯德又見於此矣夫如是豈直圓斷名相之說乎學者宜深究之。

山家緒餘集卷中

教篇

三法縱橫義(上)

凡所詮法苟非一體而融妙者則縱橫而已縱橫則一異並別一異並別者思議之說也故一家別門有所謂三法縱橫者蓋出此也但縱橫之義不自顯要由不縱不橫以圓形別而後得以言之夫不縱不橫者如大經三德涅槃譬之圓伊三點有異乎點水列火即不縱橫義也然則言縱橫者上下表裏相望之謂也故記曰上下是縱義表裏是橫義又曰竝之則橫累之則縱分之則異是也於是而論縱橫者稍涉文旨相頗難明此自昔所以辨示(云云)而莫能一之也今姑示其大旨焉夫三法者諸文或曰三德三如來等約果德以為言也又曰三因舉因以類果也或通言三法則弊諸以為說也故玄云法身本有般若修成解脫始滿不但果德縱成因示局限妙疏曰因時三法縱橫果時三法亦縱橫等又曰若但性德三如來者是橫等至於三文所釋并指止觀及記而止觀所敘大小諸師要各不出縱橫一途之說(云云)總而言之即修性因果皆得辨夫縱橫義也今先示修性縱橫而後以因果義會釋之且夫修性義者具論應如因果各論縱橫可也如性德三身本是橫義約隱顯說亦得是縱三身隱顯雖是縱義俱修竝性亦得是橫(此皆止觀輔行文意)三身既爾餘法例然故知修性各具縱橫明矣而文中偏言者蓋直明修性各三如來故且以修縱性橫相對言之準向所明其實修三亦得是橫性三亦得是縱文雖影略義必兼具也而又特加三身前後義者既以修三為縱該乎隱顯前後二義故也或者乃以修三在因約地前諸位次第說者非也且如來之言除性德外多在於果不應因修而得果號雖因中性習有生佛之文亦祇生於果上佛耳況記中明指止觀及記義當果中隱顯故也若指同初師前後之說復濫次義故不應爾(云云)。

三法縱橫義(中)

理性三法據向所申亦以明矣而猶有餘論者蓋釋籤有曰雖一點在上等(云云)是因以圓不縱不橫對顯別之縱橫故有所謂別教法身為惑所覆成於縱義理體具足而不相收成於橫義此雖妙宗委出其意(云云)與向所明大旨無別而猶自難明何也且彼教詮本唯一理而曰三法具足成橫此一難明也既具三德二合是修而曰三皆在性此二難明也既三在性則性具三矣而但曰法身為惑所覆此又何也然則此義苟不得今教權理實

之說灼爾難明今因而申之先通示次結顯通示者夫別教所詮理性之德本與圓教同一理實同理實故體德無虧故佛性中初無兩異但以教詮有權有實別詮既帶一分教權故使所詮中道佛性離於二邊不即九界故名但中佛性之理理教權實其旨如此然復須知理實教權義必相有故使教門進否彌復難會是故論斯門者但應以此而會融不應以此而致妨致妨則終不能通會融則了無異致次結顯者然則三法縱橫所以異者以有教權理實與奪之義也(此義名同舊說而義意永異)故約理實而與之則曰理體具足約教權而奪之則曰三法成橫約理實而與之則曰法身本有約教權而奪之則曰覆理成縱而法有一三之異者對於二邊故唯一約於佛界故有三唯一則文附教權有三則義歸理實權實相有思之可知(云云)故吾四明申此之義凡以知不知為言者政由教詮有權有實實故云知權故不知良以此也所以與之奪之云者是皆約圓以形別也若本在當教尚無縱橫之言豈有與奪之說昔人多不究此所以尤迷今既申之則向諸文皆煥然也抑又別門凡如此例皆得以此類通之殆無餘論也。

三法縱橫義(下)

然修性既明則因果義可以類曉而猶須會釋者以有同異不一故也於此應先知同異之相如諸文有以因果即對修性者此據因之本修之終也有以因果屬修而性非因果者此據修之相性之體也有以修通因果而性唯局因者有以因通修性而果唯局理者(云云)是則果之與性一向局修之與因有通有局義不一槩也若以之會今修性者亦義不一向然則因有局性之因有通修之因局性之因則因之縱橫不異性之縱橫若通修之因則縱義易知如十住修空等是也而橫義難見今以二文示其相一如戒疏明三十心位通名解行於解行中凡有四名其第四曰道種文云性種性能生法佛習種性能生報佛此既通指三十心位名為性習道種等豈非因位約行橫論之相乎又如玄文明果縱云不但果德縱成因亦局限引地人云初地具足檀波羅蜜於餘非不修隨力隨分以言檀滿夫隨分檀滿者縱也於餘非不修者橫也是亦真因橫論之相爾約果縱橫者若果唯在修則不異向修之縱橫但玄文以法身本有二德修成為果縱有同前法次報後應之義故與三身橫顯一往難會通耳今直釋之曰所以法身本有在因屬性而並以果言者以因從果從強為言也亦猶九法皆修云爾然既對性是縱而又橫論三身者以性德法身既已修顯故與報應同為所發亦得是橫也亦是由性三之橫成果上之橫故也此四明所以有謂法報應三果中濟顯證時橫也乃至云復由此教性具三法而不相收致使功成三身橫顯是也由是明之一家縱橫之說義不出此但以此義往會諸文無不條理者雖然此特思議之縱橫猶可辨而明也而人莫不以為難而論之至於不思議不縱不橫則非辨可明非論所及而人反不以為意何哉。

秘密傳不傳義

吾佛設教顯密被機於中密教傳述可否說者頗難之蓋疏曰秘密者隱而不傳記釋(云云)苟不可傳則經無其文教絕其迹龍猛何自分二種法輪曰顯曰密天台安得立化儀四教曰頓漸不定及以秘密扣此兩端當何適然乎曰一不可偏傳不傳蓋各有意記釋之文顯矣因即其文為之說曰正用成密不可傳敘已發迹故可傳何以明之如佛在鹿苑為空中無量諸天密說般若五人不知也當時機眾亦曾無知者其如諸天子直聞顯談耳亦何知其密耶不知則是不可傳也即說所謂赴機之密非所傳耳今故曰正用成密不可傳至第四時正說般若先所得道諸天始讚敘云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夫第二云者必其初已說與今同故云爾既指鹿苑為初而彼顯唯說小阿難以是始得知之因集成顯文即此為可傳如記所謂秘密所用全是顯教是故傳秘祇名傳顯今故曰敘已發迹故可傳也龍猛由是以般若顯敘推此眾已聞以彼機不知驗當時密被故約秘密引而申之天台於是根本佛經祖述大論推廣此義徧通四時例有密教焉然則敘出已顯況荊溪云祇名傳顯何密之有耶曰文雖已顯且有密義故也密義雖通而特約此示者蓋取密教發迹於此餘未之前聞雖涅槃有所謂如我始坐道場初成正覺亦有恒沙菩薩曾問斯義而玄文作密義用之稍同敘顯然考經本意乃元初圓滿始坐非今方便道場所所以古師或作密釋而章安非之非之云者經明遠本密非正意疏釋之文是也用之云者一往借秘密助入之也籤釋之文是也故論發迹唯自般若耳若止觀以六根淨位能以妙音徧三千界謂之傳秘教者無它蓋約妙音徧處彼彼聞之而互不相知義如秘密豈同極果赴機所用哉故輔行曰不同佛化故曰能傳稟教之人仍無密益無密益者以未得三輪不思議化一音異解之用故無秘密不定之益也彼不知之曲說多矣。

置毒喻

教門有所謂置毒之難者其文出涅槃按經本以置毒乳中毒味不失實不置毒於醍醐中以譬五道佛性是一是不置醍醐也明矣至於止觀引用證觀則又曰乃至置毒醍醐醍醐殺人是果置耶不置耶置則違經不置則傷論因是論者競焉或曰文悞者或曰以發名置者或曰約教約行不同者是豈唯不明置之之說抑亦未究不置之旨兩無一得亦何足與議優劣哉今謂若審隨文用與名用義異之說於答是也何有且夫不置之旨者意顯五道雖殊佛性不變若必五味一一偏置則成五道有各一佛性之過豈所謂常一不變哉謂之不置宜矣然而止觀亦置云者嘗聞諸牧庵曰親檢彼文曾無此言引教證觀故義加之正得今隨文用與之旨既足承用不別為說也所以加之云者文意元由證不定觀當文雖略至下攝法文中有曰若觀

因緣又觀因緣即是佛性佛性即是如來是名乳中殺人乃至觀即中亦然輔行釋有二意一者現在習圓二者發圓宿習(云云)然則以圓知圓習之心觀於因緣即空假中因觀而發即見佛性豈非義當偏置五味耶故曰初觀因緣如乳例後可知其義顯然無勞致惑也又非獨此文為然至於玄文明開登地之中亦云置毒醜醜故知此以中為醜醜耳若曰文悞豈玄亦悞耶雖然隨文用與之說何以為證是不必它求也祇如此經置毒一文經譬五道今譬五味故曰故經一五以譬二五於理無傷亦即玄文所謂此譬兩用等又義例曰若用置毒則有兩種醜醜殺人豈非一家從義處處偏入置與不置隨義用之耶然則若正論置毒亦祇置於眾生心乳而已何者良以如來始為博地初心說此實相之法令其受聞知解成了因種名之為置毒當後時開發之爾政使不受不能知解亦將強而毒之故曰置於凡夫心乳即其義也若乃後位聞教稟益毒義則疎縱推遠種亦祇在於初心故曰若不探蹟當時入位等所謂探蹟者窮深之義也惟其不能深窮此理故不得當時入位然而毒種不失故隨聞之遠近法之多少根之生熟行之淺深要藉今生重聞方發爾此其置發之相也或者乃曰置毒不論知者又曰寄大於小以論置者又與下種對論凡多異義者是皆舊傳迂闊之論亦不足承也彼不論知者守其喻不通其法也寄大於小者又因不定而失之鑿也彼以不定發者於漸得頓故也殊不知於頓得漸者亦不定種復如何置耶是皆失於大體也然則置毒之與下種大同小異耳所以大同者置毒豈非不定種耶但一往大小通局定不定等異又可置毒多從對治得名下種多約為人之義故復小異耳若曰顯密不定種子為如何說者是乃大術在於世尊豈得以有涯之辨窮無窮之智哉置之可也。

論金光明題旨

愚昔嘗謂言有病於道者同不可不辨也如自昔定金光明一題直三字耳於道未云病也何足以守二三家之學而累數十世之辨乎及竊讀茲玄然後知是題不得不辨者蓋不先正其名則一一經義皆迂僻其於法性之道病孰甚焉故從而辨之然觀昔之為說者皆由大旨不明徒以文義相膠擾宗途相矢石故紛紛之論何由決乎今所論者宜先示以大旨次及文義則宗途法譬之說有歸不俟乎評而自判也所謂大旨者原夫劫初湛然萬物無字孰為名相及聖人有作則真立俗無有名而非法名相既立則有事物之名有法義之名既而經教或以事物比擬法門故法譬於是始彰此其大凡也惟其文相多途名義亦異故有以事物之名而為譬者有直名事物而非譬者有名濫事物而實指法門者有二名並列而事物義當譬者有因名通事理而得約機解論義推者故知未可據名斷義要必約文以定題此金光明名者文直指召之也既不云如復非竝列之例驗直指法門從法立稱也必矣但名少濫耳若兼附文是亦直名(去呼)事物之名也然則文出經

家經家由乎佛唱所以玄義有附文當體之釋而拾遺則曰是法非譬也若乃譬釋蓋名通事理不妨約被機順古從容釋耳非所謂定題也夫是則唯二義而已謂定題唯法釋義兼譬所以定題唯法者文局也釋義通譬者名通也文中凡曰是法非譬而又曰通譬者如是而已但釋義未必定題定題必兼釋義故以文旨言之三皆釋名而譬釋獨非定題耳然義通法譬而文局法說者今原其意略得二義一者直彰法義成妙解故二者以真奪俗反常情故從法唱題意恐在此而次論以文相者按夫玄釋凡五科初二置之考其次三番則一譬二法次第親疎不無深旨何也且譬釋非正而先之者承古而來其義則疎故次附文雖正從法立斥彼義推然猶以義存譬非無譬也直疎之而已此則望前稍親望後猶寬若夫當體則竝不取文義親疎直約法說其於題義尤的豈非以三番則從疎至親終須捨譬從法有符向定題之義而卒之以料揀者然此文為頗難所以執諍反之而不能通弊此故也今先示來歷後釋所疑來意乃由文體二釋捨譬從法則譬義全疎因按古譬釋對今依文為問且究存譬之所以也至答中則以被根雙存為言故不可棄也豈非以料揀則兼被利鈍不妨約義雙存有合今釋義之旨乎然則被根直約法譬示之足矣而又二皆云譬何耶曰利人即法作譬云者其實解即法作能譬之事名爾非即譬解也然而曰譬者此對鈍根翻例言之文辭之巧也所以翻例者意顯利鈍雖法譬取解不同而所聞祇一金光明之名是則鈍根所解之譬義當利人所即之法利根所解之法乃即鈍根能譬之事故云也若爾則正以機解義推故須譬釋四明何以云順古耶曰非直順古作譬蓋因順古首先廣明爾又復順於可順使無此理當直破之何順之有得被根義方知順古有功是則四明之說雖欲弗取得乎雖然苟無古可順將如何明之應如妙玄料揀可也(彼釋題名之後料揀法譬之義云云)然則十種三法文應缺耶是亦不可缺應如妙玄類通可也(彼三法妙以三軌類通十種三法)然今所說苟當於理直於義設雖祖文亦將與之條理惟其不眩於文然後能見其意不然難矣乎觀者無諂焉。

判提謂經釋難

或問五時收經足乎曰足也足則何以提謂一經(佛初成道未趣鹿園時說其所說法五戒世善當機得益並結小乘忍耳)既非大乘復不預小攝何也如玄文有曰柰苑之前不預小乘攝是也曰判經固多法矣而立教亦未易也何則蓋凡判攝必約教益論之教益未定則又交相顯也故有所謂以益驗教以教定益者焉夫以益驗教即輔行有曰但觀諸經會未得道即識所說共別之意也以教定益者即妙樂有曰教若唯小顯露終無結得大益密得大益教不可傳此為一家判經之大式也然以教益判今提謂者按此經教益(如前注云云)則鹿苑時收三藏教攝可也其文證則見乎妙樂四教義等(云云)此說及引證舊或知之而猶未以為然者蓋有前文之難未易釋通故也雖有

向說又惡得而言焉余謂是固破古之文而又須知其所以可也古師之失在於立教故曰立教亦未易也蓋凡今立教以正不以傍以出世不以不出世而北地師以提謂為人天初教則是以世法立教者也豈如來出世被物之正意乎故玄文具約六義難之其甚詳且著者蓋亦大有害矣此其第五約結集難之文所以結集小藏起自鹿苑而在前之經不預者得非以人天乘非佛化正意故也尚何得立為初教乎破古之意在此而巳然而佛說之何也蓋為緣宜權符本習耳既非正轉法輪而又僧寶不足化事未備故論結集者不以提謂為始而始於鹿園也雖曰不預非不集也苟為不集而世所行祖所引用者何乎是知一往云爾由是而言論取佛化正意故不以此經為三藏始今約教益部類則得以彼時教傍攝也既申其難易者可了亦揀之如別也。

識辨(上)

學莫善於明心而莫不善於不知心苟識之不辨是不知心也可不謂之大哀乎然則識本自心復何所辨而識辨云者為不能明者言也抑又諸文言識多途體相難曉至於立識生法翻宗助計尤難會通故心辨而後明於是作識辨夫心意識三同出而異名也而諸文或即心意以言識或對心意以言識或從義別名或約識異號雖所出不同要之識本於心一也故識雖多而心則一然以識從心則識亦不異所謂識能了別之義也故曰分別曰識又曰識名覺了是智慧之異名凡見聞覺知之性皆識也故分而為六根則曰六識總而為意則曰意識列之於五陰則曰識陰其實皆一心也但教詮大小故識亦通局若六識則大小通詮別約大教則又有所謂七八九識焉(華梵名義委釋如別云云)今合而明之總為五義一曰本末二曰真妄三曰事業四曰三性五曰四類一曰本末者或約真妄以論本末或迭論本末今皆不用唯取八識為本而以染淨諸識為末如玄文所謂若阿黎耶中有生死種子(止)道後真如名為淨識等此則舉本攝末從八識之源派出真如分別等識乃即一而論三也若從近為言即末明本者則七八等識還依六識而具也二曰真妄者一往且以九識為真八識等為妄二往論之此復論計不同(如下更明)三曰事業者准起信論多諸名字即業轉現等總名業識依諸凡夫隨事分別者名為事識事識則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業識則依無明熏習所起若判今諸識則八識為業六識名事二乘七識既居其兩間亦義必兩屬若能熏識分則七八二識既皆無明熏起俱是業識故四明曰二乘所見尊特功由業識等是也若所起識相則第七全是忻惡分別之識分別猶是事識故也故起信論曰依分別事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為應身等是也四曰三性者應知諸識不出三性而有通局之異即善性惡性局也無記性通也故四明曰無記徧該八識善惡心唯第六識然一家觀境於第六識而言無記者良由無記徧通諸識亦即六識是八識故也五曰四類者即

凡夫二乘菩薩佛也約此四類以次對於六七八九識者如此光明玄義所明(云云)蓋欲令易解故約教道義分別言之亦可約漸轉義分別四相麤必含細則凡夫具四二乘漸減至佛唯一則又如拾遺記所示也(云云)實而論之祇一念心所具之法何容前後與獨一耶但以此諸義區而別之則識相稍明大槩可得矣。

識辨(中)

自昔教門辨同時意識者多矣而罕言五意識者言五意識者或有之至於七八識相則未之明也設雖辨明往往失當今得以辨示之所謂五意識者昔之論者莫不以謂直爾對境者為五識從而分別種種不同者為五意識其說然乎曰非也若果如所明則受想二心耳曾不知輔行有曰五識五意識及第六識竝能生於受等三心能所既異豈得混同今謂此五識等竝且屬能生之識但具見聞覺知之性故得五識等名其實未言對境發識以對境發識即已受等心也然而識及意識所以異者以識從根則曰五識約意約境則曰五意識以識言之雖未對境要必寄對境以示相如眼見色時見即眼識意亦同見即眼意識然分二別有俱不俱俱則相續分別不俱即雖對而遣故解深密經云五意同時必定有一分別意識同時而轉此言五識與五意識俱也又珠林云且如眼識初墮於境名率爾墮心同時意識先未緣此等此言不與意識俱也眼識既然餘識例爾是則對境而生者五識也同時緣境者五意識也所以緣現量時則有二識俱緣至緣比量及分別時唯意識當情五識却無用是則意識緣二境五識唯緣現故輔行曰同時意識緣現五塵及落謝塵即此謂也然則若曉此識所謂同時意識從而可知但此同時體是六識徧在諸根曰五意識復與五意同緣則曰同時意識得名雖異識則一也而自昔惑於名言乃別求所謂同時意識及論同時皆為未允以失其本故也今謂既與五識同緣則同時之義得矣但文指通別有起未起轉不轉等故諸文於是言之異爾如轉行於同時意識外別言起五意識者此指六識為同時亦是一往對五意識為所起故非謂同時專在六識而妙記以同時意識非初剎那者正由意識該起未起此當已起之識故揀非初念也自有意識已轉成於分別與五識不必同時如唯識論云意識分別時無眼等識於先滅故若也俱轉如深密所謂云者豈不同時觸類長之可以意得是皆隨文用義學者善知通變可也所謂七八識相者於此應先知名義同異次的示八識之相所以名義同異者蓋楞嚴有曰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然以其名則七識考其義則八識而說者(云云)是果何識耶曰今不以名定義要當以義定名然據微細之言正指八識而曰阿陀那者今以二義伸之謂約體橫論約相豎辨夫惟約體橫論則阿陀那即阿黎耶更無別體但隨義別得名不同此經中所以本指八識而特彰陀那之號者蓋從執我之義且為生下習氣暴流句因以名之其實微細體是八識

也夫惟約相豎辨則七識名陀那八識名黎耶識相既別名不可混此天台所以隨名辨識豎約一途示之各有所以安得相妨而集解家以八識異名釋者此知有初義而已而不知有次義所以未善雪川之說以梵語名通且約三法融會者不特華梵無當顯違吾祖而又於向二義殆無所歸固不足取也然而四明直以七識引用者既非正釋經文一往據名證義則無害也得今二義方知七八名義有歸然明八識相者散出經論誠未易明今略示之有通相別相通相者即一切眾生心源目為如來藏亦曰含藏識等(如百法疏宗鏡錄有諸異名非示相之要故略之)此識真妄和合含藏諸法具善惡種子由無明等熏變染淨諸法於是出生故總謂之阿賴耶識此其通相也若對餘識以辨別相者如玄文有曰若異此兩識即阿黎耶(如前引)所以異者對九識則動不動異對七識則分別無分別殊故起信論曰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此言業識動心是也又曰離於分齊唯依心現不離真如等此言業識所見無有分別也惟其無分別故非全是妄非全妄故則幾於真以猶有動故非全是真非全真故仍屬於妄是則真妄際極之處故染淨善惡含藏於此又如藏疏以四句辨真妄和合此則亦生滅亦不生滅如海含動靜等亦其相也其如諸文有異云者亦姑以此正之而已。

識辨(下)

夫心為立識之源識為生法之本但識有染淨故生法不同由論計殊途故是非互諍謂是者以強而助弱知非者翻劣而歸勝故於立識生法又有所謂翻宗助計者焉今以次明之如昔弘地論師分於南北譯攝論者有乎梁唐皆隨其所計立識不同故或立九識菴摩羅(梁真諦)或但立八識黎耶謂九識者異名耳(唐三藏)若地論所計則同依八識而有真妄之異竝如文(云云)惟其立識不同故計生法有異有約立識而論生法者有唯依八識而計真妄者有以地攝二論對論生法者是皆隨文用與非謂文相有卒互也何者如文曰真諦所譯則依菴摩羅後代諸譯并依黎耶此約立識而論生法故一往梁攝依真唐攝依妄若據八識則真諦非不依妄蓋亦計黎耶是無記無明生諸法故唐攝非不依真或於八識計法性生諸法故由是而知二論立識則別以有八九增減不同生法則通以各計真妄生法故也又文曰弘地論師二處不同相洲北道計黎耶以為依持相洲南道計真如以為依持此並自就八識計於真妄何者以南地所計之真還依黎耶故文曰若地人明阿黎耶是真常淨識則其計妄者可知故與舊譯攝論異矣然而文例之者例其各計似同非例立識也若乃玄文偏約地攝對論者蓋大師唯見梁攝故文無及唐論者至荊谿文中始言之耳而特取南地者乃一往對梁譯示各計之相故略不言北道非謂地論唯真攝論專妄而已所以翻宗助計之難者無它蓋難者曰文云加復攝大乘興謂梁攝也梁攝本依菴羅而曰亦計黎耶以助北道何也又曰攝大乘明十勝相義咸謂深極是固

梁攝也而曰使地論番宗果可地論耶或南或北未免疑妨(云云)今釋之曰苟得向用與之意與夫通別之說無足難者姑以一言斷之使番宗助計兩皆曉然何者是皆以立識混於生法故致斯惑也若知立識是別生法是通者何妨梁攝亦計黎耶助同北道然則亦計云者蓋對北地言之既同北地則計勝南道使南地番宗南向攝也又可知矣人不見此往往膠擾於文相者不知其幾也夫如今之說復何難哉雖然此皆宗計之說評之已如玄及止觀等文至論一家立識生法之旨果何如耶曰是不應一向更當約大體通論之可也抑學者尋談其文當自得之故此未暇也。

三藏菩薩斷伏羲

異義難乎定一定一難乎至當一而且當者其唯善說乎舊論三藏菩薩斷惑不斷之義說至于今亦已歸一莫不謂斷者非而不斷者是也然因其已定多不盡心求其至當者或鮮矣今姑取教部大體之旨以全夫不斷之說庶幾乎此義明白則彼好難者無自而攻焉蓋其說有三一曰教意旁正二曰部旨破立三曰文相斷伏且教意傍正者原夫此教之興良由小根於頓無益故寢大施小則正為二乘傍為菩薩且二乘於生死所厭患若言菩薩已斷而更生者其小根必疑亦將與已教併不受矣此佛所以覆相不言實欲行其小化故也如四教義之文是也然而不妨傍為當機有是根器者說事六度權生事善濟用若足其教則廢其人自轉此又因覆相而兩得之也如妙玄之文是也然則覆相故言不斷否則應斷耶曰教既不言斷從何立借使有之置之可也舊或作此說覆相者非也所謂部旨破立者誠如向說則固有是菩薩矣其不言斷惑正當教意而大論斥之曰大錯者何耶曰惟其正當教意此其所以斥之也應須知破立之旨可也故妙玄云若毗曇婆娑中明菩薩義龍樹往往破之謂其失佛方便是故須破申佛方便是故須立良以大論宗釋般若般若部旨廢一存三故得處處以衍斥小則三藏一教全當所廢豈止菩薩一義而已然則經立論破固各有意言乖而趣合也而弘者失旨乃採取大乘經釋所弘論菩薩之義此則失佛方便之過亦彰論主不解之失故尤所宜破者若乃申佛方便此則須立故妙樂曰阿含亦明不斷結菩薩而大論斥權非謂全無蓋言經亦有之則非全無但以斥權云無耳而惑者乃反據此謂亦有斷結者非也夫惟破立如此豈得執一而難乎所謂文相伏斷者卒觀諸文多皆云伏而有曰斷者三義而已謂名伏為斷以有漏智斷至果終斷皆非今所謂斷也亦何足論乎。

家家定頌說

小教名位果向之間有所謂家家者論之久矣其為說亦定焉豈俟重述然今所申言者亦正其定說而已且言家家者謂於人天受生處不一也蓋欲

思有九而潤生則七初則惑羸難斷且觀力弱故品少而生多次則相當後則反上理數然爾所以惑九而生七也且制果疏數則又異乎潤生之義者此乃惑從於果約一來不還為之分齊故也大槩雖爾而斷證者則隨其根性有任有次有超者焉於其超者則有本斷有小有大有大大者焉然任者為下次者為中超者為上又任次則定超則不定惟其不定故有小大大大者矣論所斷惑乃有同時有異時有先斷思而後斷見也有以有漏無漏知斷之者同時則超斷是也異時則任次是也先思後見本斷是也所以本斷即有漏智斷也後斷見時方論果證然亦止乎三果而已以有漏智弱故抑之也若最後思惑不容有漏智斷是故本斷無證四果者自餘超次皆無漏智斷所以先明此者意為下所定張本苟得此旨思過半矣然則論之所以難者在夫定論所頌耳俱舍頌(云云)又止觀引用婆娑則曰超斷五品名家家而妙玄有謂斷一至五約此論家家輔行又曰若超若次進斷三四此等根性超次難明所斷進否或異故使由來定之不一(云云)今亦為之說曰定俱舍則頌次為當論婆娑則宗計殊途何者按論釋曰即預流者進斷修惑三緣具足轉名家家夫既曰預流進斷則已非本斷超斷人矣又曰三緣具足則亦揀異餘不足者非頌次斷而何但據此釋亦已明矣况復輔行引而釋之則又曰此次斷義與今文同豈非正結俱舍頌次同今止觀乎然據止觀本不於次斷名家家而荆溪引彼釋此者乃全得玄文斷一至五約此論家家之旨然則玄文本言次第斷而亦至五品論者非然也蓋言約此之間論耳其實還是三四品中與俱舍義同也而輔行有所謂若超若次者上文既曰先於人中得見道已則非兼除同時之例固已非小超矣具論釋曰以有增進於所受生或多或少或過此故增進豈非超義耶故知祇是次中論超此定名與先達同而義別也然或病其無據者即此明文何勞它據是則頌次義歸一揆矣雖然其必頌次何也舊皆未見此旨故於其說不定今輒出其意蓋超者過任則不及過與不及不足為常論抑又次者定餘則不定故也其特頌次如是而已所以婆娑宗計殊途者此以超斷論家家故與俱舍不同根性雖異莫不皆須二生家家以超斷者雖至五品未全損生之功故曰此之五品同四品故是也此言超次皆得有家家義故得兩論言之不同非會根性及有抑同若抑若會皆未免失也由是言之則從論所計雖通二根據文斷頌唯局次斷其說判然矣若夫文義餘疑則有曲辨者詳焉今得以略。

涅槃五佛子回心義

大經有所謂五人生方便土經八六四二十千劫得菩提者或以前三果為難以通惑未盡未當出界故也於是先達辨論(云云)然不暇考論是非姑直斷之曰必先不盡通惑而得生者但觀涅槃現病品文與夫輔行經七生已任運入般之言昭然義見是皆須至四果可也然而文有初二三果云者

輔行釋之亦明矣故曰所言須陀洹等從本為名又曰從根利鈍故使出界經劫長短此文人皆知之而罕有得所以從本從根者故多迷之今言從本者蓋謂且從涅槃當會所指有此五人云爾其實竝須隨惑多少次第經生惑盡始得出界且言從根利鈍者還約現在界內住果淺深以判它日界外根有利鈍何則以此等同一時會而有住初果淺位者有至四果極位者驗根有利鈍然也故使界外經劫亦長短不同非謂彼土猶存三四果別也故妙樂記釋根利鈍文云一者五中前三人鈍以住果故足顯今義也若夫經存教道之說逼令現發之意亦義理當然耳今姑據文釋難如此。

觀篇

觀境真妄論

教不可不正觀不可不明教不正則妙道混於偏乘觀不明則宗旨匿於僻解此一家教觀所以不得不辨者其來久矣夫教門既明之於上則觀門宜論之於後也如指要釋一念之文而有真妄兩說排異顯正申明此義非不詳著然而後世猶有味者無他祇由說者始不以大體宗趣為論徒以文相膠擾而已故於兩途不能直其說苟真妄不直則情智莫辨情智不辨則教旨不明教旨不明則解行失趣解行失趣則宗途之說亂於其間於是有正有偏有非與是是非既判則境觀得以正能所得以分能所既分別文旨有歸文旨有歸則思修者無惑而後會於忘能所非真妄之至理然後為得也今故略作十義論之(云云)。

初論真妄大體

東流聖教雖一大法藏一言蔽之不出真妄而已言真妄則佛化舉在是矣天台教宗蓋申佛化者也雖時教不同然必以真妄二門成一家之樞鍵舍是亦不足以盡吾道是知真妄大有所關故必先論其大體初名次法而後約修性事理明之名者何也謂真即真實亦如實義妄謂虛妄亦迷妄義法者名下之實也其實不出十界該乎通別二義通義如後(云云)別中復通局不同通則十界迭論一往如善惡之義(云云)局則佛界為真九界屬妄此方盡理也然約修性以明者蓋一真法界本絕迷悟平等覺心詎論修證則非真非妄可也雖非真妄而性德圓具法法宛然故性不定住全性而起隨染淨緣變造十界是則性非真妄而修有真妄此對論義也既性德圓具豈有真妄在於性外性之真妄既許圓具全性之修何妨融泯故亦得論雙非真妄此又各論義也然則性中雖有真妄以其本來融通寂滅故併名為真此真非對妄而立乃非真非妄之真也故起信論云言真如者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如故又不二門云雖濁成本有

而全體是清即其義也修中雖有真妄以對妄立真故併名為妄故楞嚴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又大論云佛及涅槃二法皆從妄法生故是也修性既爾事理亦然以事理不出修性故也此猶義門分別之說若夫以理融事以事攝理事理融即而言者則真妄同源縛脫不二惟其真妄同源則所出本一以所出本一則真即妄妄即真此縛脫所以不二也了此一義真妄冷然此其大略爾。

二論情智迷解

夫真妄之言有約法體言者有約情智言者兩者其言雖同所以真妄則不同也如向所示者法體也在性在修無不咸爾以約體故始終常一則無隱顯之異苟無隱顯則體非真妄非真妄故當體虛融虛融故無礙無礙則受熏之德熏有染淨故情智於是斯作智為其真情為其妄體雖無二用有相翻故以染為緣者情之所自起情之所以起智之所以亡故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則有九界之妄法也以淨為緣者智之所自生智之所以生情之所以泯故曰背塵合覺反妄歸真則有佛界之真法也是猶情智相翻之說未為法體之論也若約法體而論情智者情則十界俱迷智則十界俱解解則為真迷則為妄如前通義是也即指要所謂情著則淨穢俱染理性則淨穢俱淨又不二門云三千在理同名無明三千果成咸稱常樂即其義也真妄雖通情智還局局故俱解之智仍屬於佛俱迷之情還屬九界然則智屬於佛者解之終極也情屬九界者迷之始末也迷始始於真迷轉即成解解極極於性性極即還源但迷未轉則全體在理必推理以革迷解未極則猶帶於情必照情而達理解時全情而為智迷時全智而為情雖情智相翻而其體本一是則雖有始終而無始終約無始終而言始終者則始於非真非妄而起真起妄終則復乎一性亦得謂之從真起妄也所以初後皆真而一容起妄一不復變何耶曰體一而智異也所以體一者以本融故受熏受熏則起妄初無二理之異然而智異者以證極故不變不反則唯真故無復妄之作也如圓覺銷金鑛之喻即其義也焉(云云)然則體本不異而有變不變者情與智之間也所以情智即逆順二修情逆故背性成迷體以非隱而隱智順故了性為行體以非顯而顯隱顯自彼體性常恒始終不變者也若知此旨則識所以如是而為情如是而為智迷解真妄例之可知一體相翻從而可曉苟得其實則義當有歸不費元由理自無壅也。

三論立教詮旨

法體一如聖凡平等非所以立教且夫教之所以立者蓋聖人有以見情智可以相翻也故情翻於智則足以喪本智翻於情則足以入道於是垂世設教使機緣稟而知化然後轉迷成解轉凡成聖聖之又聖以至於極則聖人

立教能事畢矣但教旨有通別故法有淺深由機有利鈍故說有即離雖有小大真中偏圓權實四教之異無不皆為對妄明真以真破妄此則當分之意也(云云)若約跨節通意則前三教通皆屬妄圓方是真以別教道以還竝屬背性成迷故也教門雖爾法體不然然約教門而論法體者則又即離不同今置藏通而論別圓者別教則離妄談真故妄屬所破別顯於真至於用觀觀境亦祇觀於妄中之真非即妄是真所以別人專緣理性破九顯一旁遮偏指清淨真如又曰能造心是所造法非皆此意也圓教則即妄談真故妄屬所即真非別顯至於用觀觀境乃直觀於妄當體即真無別真也縱說斷破亦祇約即論斷名達為除則破無破相所以圓人能體三道即是三德九界無所破即佛法界達妄即真觀陰成不思議者良在於此斯皆所被根有利鈍故使說亦即離不同雖說有即離而體本不異以其體不異故故智言即者稱理之談言離者隨情之說稱理則為實隨情則為權此別圓所以異也別可離妄而圓必須即抑圓無別圓全彼偏法而顯圓理始謂之圓也然則今稟圓教而修圓觀者豈得棄妄而觀真乎抑無妄而可觀乎若唯觀真而離妄者是全迷圓宗所詮之旨也。

四論解行殊致

教所以開解解所以立行行必立境立觀有證有修其致本一如向所示圓詮之旨既而即妄談真豈不如是而解如是而觀宜若無異途者然解約虛論行從實辨則又不得不異其說所以解約虛論故依圓詮教旨了法體本妙解情虛通唯不思議尚何陰妄之有雖不云觀妄可也所以昔人多謂觀真者蓋有見於此爾然謂解妙而行亦然者非也曾不知行從實辨則一切眾生從本以來未曾離念乃至等覺猶有微念未忘又曰三千未顯驗體仍迷豈非位未極則念未忘念未忘則情未盡但有一念情想尚在是即陰妄之境雖有厚薄強弱之異然必照情而達理即妄而顯真方彰圓觀有破妄顯真之功陰境得入理起觀之要也故指要有云廣示妙解皆不思議即今解約虛論之義也又曰立行造修須簡其處即今行從實辨之義也故知解行雖俱圓頓虛實既殊真妄須辨是則言真者於理甚通於事未允觀妄則於性不違於修極當然今正約事門修門而立境立觀豈得不以觀妄之說為圓門境觀之准的乎。

五論宗途建立

得今解行殊致之旨則境觀真妄理自明白尚何說乎是以在昔九祖之前未聞異論者蓋深明此旨故也惟其解行混而不分或以解而定其行或以行而弊其解或謂解行咸然故始有文旨之難旨之難者然境通萬法近取諸心心分悟迷境有真妄今為觀真為觀妄耶真不待觀觀豈存妄觀而存

妄非圓觀也文之難者凡文有真妄相違者皆是也(云云)故宗途於是始立真妄於是始辨乃有三二豕之說始奉先以今十不二門一念直作真性靈知寂體而釋一念即所觀之境義當觀真更有人全不許立陰界入以為所觀唯云不思議者則唯觀真而已此之二說雖學斯宗而成別見自昔斥為山外宗者是也而四明之說如向以解行示之可謂明別其旨者也雖未始偏於一端然約行門的示所觀對彼立宗謂之觀妄可也如義書云子於扶宗記中以觀妄念為宗等然妄不從妄觀妄所以即真故謂之達妄即真也至後扶宗更當點示(云云)又孤山曰昔人觀真今人觀妄我今達六識之妄心顯三諦之妙理然一往其言雖同旨則大異此本它宗轉計之義而乃回為已說意則雙收并破兩家言則巧矣旨則未然也以彼大體宗旨考之是猶觀真而已何也彼既以三法之心屬理是其能造又論總別則以理為總理豈非真耶且謂變造之事不具三千攝事歸理方具三千則事屬所破全非即義雖云達妄還觀妄內之真抑若果同四明復何異而不取由是論之雖知達妄之言殊非觀妄之旨雪川雖不正明其義據文心解亦釋總在一念文云但是攝事即理以理為總自異偏指清淨真如若但以事中一念為總豈有攝別之義乎此則全同孤山故密扶其義而潛斥四明也今但正孤山之失則雪川有不足論者專闢山外之非則孤山之說有不足評者然則闢山外而顯正宗者委如指要但讀彼文自見臧否不俟別斥也。

六論扶宗得旨

凡四明之說非別有所謂宗旨蓋祇是能明宗旨者耳或有云四明宗旨者非也然觀指要以解行二途示境有真妄固不偏於一端但言觀境正約行論故立宗定境乃以觀妄為要故文(云云)然既無別宗旨則非自為臆說也蓋其本得於荆溪如輔行有先重明境之文即指三科是也豈非正以陰入境為所觀乎至次明修觀文中方論十乘不思議境等即能觀觀也始山外誤謂此文正明修觀及四明以科節示之方知其非聞義而改得非境觀明白真妄確然有不可易之論故能折彼異論也然而荆溪亦不自為義其又出於止觀文相乃觀道之當然觀道當然者經教所自出也所以華嚴有心造之文天台約之以示境觀之本即所謂迷中一念妄心也此心能造生造佛即事即理近而且要故玄文以此心在因觀心則易又止觀以此心具三千法即境成觀等皆其旨也彼謂此心為真性又曰是非染非淨之心者是皆迷背一家建立也又法華有修攝其心之言疏中指為觀心明文若是真心何待修攝若非所觀何謂明文故知四明云觀妄者蓋深得經祖文旨源流故也夫既據其妄矣故以違文背義斥彼觀真之失其有旨哉若以彼顯此則四明之得變是可知亦不別顯也。

七論境觀能所

然立宗既云觀妄而又曰達妄即真依陰觀不思議等是果觀真耶觀妄耶曰亦觀妄而已矣但直約境論唯云觀妄兼境示觀達妄即真是則凡言即真觀不思議等已屬觀邊義也此旨難明則又依文准觀表發其相立兩重能所焉依文者依止觀輔行破賊之文也準觀者凡論境觀大全之旨義必該此兩重能所故也故指要云應知不思議境對觀知邊不分而分等然穢等并依身力之言乃觀依於諦即初重也意對所破之賊並屬能破即次重也故曰豈非諦觀俱為能觀耶而此義復難曉故自立砧槌器諸淳朴一譬以示之相則易見也所以必分此二重者蓋若無初重則觀無所本智何所契故觀必本於諦亦必契於境此三觀所以觀於三諦故有初重之能所若無次重則觀何所用境何所顯故觀必觀於境而後顯於諦此諦觀所以合一能觀之觀觀於陰入之境故有次重之能所此二能所祇一能所不可以義而謂夤殊但約解約觀故立初重約行約境故立次重亦可以解言之即次重是初重以行言之即初重是次重更約境觀言之其義例然義門雖爾用必一時善守達妄即真則兩重能所具矣難以言喻唯可意知(云云)。

八論文旨所歸

善夫兩重能所之旨則觀真觀妄未始殊途但言觀真未必觀妄言觀妄者必該於真故兩重能所實以次重為正而四明亦以觀妄為宗良有以也然諸文中多云觀真所以自昔持論不已今既辨明須論所歸然則荆溪四明固言之矣故指要云問常坐中(云云)又云故止觀亦云但信法性等故知諸文凡如此類語似妄觀真或直約理性說者不出三義而已謂能觀觀法所顯法門破昔計故約對治說夫惟能觀觀法所顯法門則非所謂所觀境也夫惟破昔計故約對治說則非所謂正論觀也雖非正論觀境而亦不少所觀祇如但信法性及體達起對等言豈無所信所達之法所信所達者非觀妄而何故指要云今問法界因何有起對耶乃至云未審信何法為法性等是則言雖似異旨實不違三義或殊還歸一致也雖然其如諸文灼然必令違情觀理今何變此云觀妄耶如義例云今所觀者違情觀理不可更令違理順情又輔行云今雖初觀豈令順迷制心從理無非心性曰今云觀妄非謂順情蓋即妄境以觀真理是則雖曰觀妄而不隨於妄不隨妄故則非順情雖亦觀真而不偏於真不偏真故即事觀理所以即事觀理故事有顯理之功達妄即真故真有破妄之用然則違情觀理達妄即真了無異轍方曰一家境觀之妙也。

九論陰境立否

觀妄無別法唯陰界入而已陰言其實妄言其情也今既觀妄即觀陰爾所以指要合而申之良在此也陰境立否豈須更論然有許觀妄而不許立陰

者此固知二五不知十之蔽也尚恐學者亦惑於此故復論之且立陰所以難者其實無它蓋釋籤有曰陰等十境唯在三教若果唯在偏則圓無其陰矣妄從何立而必曰觀陰妄耶今謂苟得向真妄之意此自可解但須通彼一文可也然陰等十境兼發不發克論境相固唯前三今且置餘論陰是豈它法哉即人人自己實法而已矣所謂五陰重擔常自現前豈得更論立不立乎然則四明特云立者非自為言也蓋對彼不許立者言爾理而言之尚不當立況言不立乎雖然苟知四明言立之意則立猶可爾而彼不立者終不近也已如指要所許(云云)其如曰陰等境唯三教者舊亦多論今皆置之因立理以釋之曰境無彼此教自偏圓所以境無彼此則觀之成圓者此境也判之屬偏者亦此境也夫惟判之屬偏即文有曰陰等十境唯在三教是也夫惟觀之成圓即文有曰今是圓人所觀境界觀已今成不思議故是也又亦不出事理相即之義故輔行云理即事故一一境相別不同事即理故一一境皆不思議雖事理互即而有陰境不思議之異其實體不異也所以教自偏圓則凡三障四魔者偏也即不思議者圓也判雖偏圓體無遷就雖無彼此境相宛然指要之文約教旨以判境相耳然則圓果無陰耶曰教旨雖妙其如人何但以已論思之自克不必它求也。

十論旨歸還源

凡向所論雖有多義要其大節率歸境觀而已所以旨歸者則又意在境觀雙亡雙亡則一性一性則還源還源即極至也今欲明其說先覆述境觀大旨而後示還源之致且觀有羸妙權實境有思議不思議等置其權羸直示不思議者源夫覺性湛圓法界一相無彼無此亡所亡能則未始有乎境觀也但以不覺故動一念強明萬法斯起此境觀之所由始也故楞嚴云無明照生所等又起信云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云云)既而迷妄失真觸境生著不自知返故佛祖於是知境觀可以復本也乃即出門而示歸路順乎性德本來明靜於無為法中示有差別雖非能非所強說理觀為能觀亦非能非所強說色心為所觀所以立境立觀旨在妙契一如苟契一如則無能所得矣是知境觀乃起妄之源亦變迷之始亦可境者迷之始觀者悟之初觀極則還與境為一與境為一則境無迷悟迷悟自觀耳而此境觀又有相成融泯之旨不可不知也故統例曰由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斯言妙盡其致今即而示之所謂由相待以成法者蓋境觀兩法一不可缺而有相成之旨何者若但境無觀則境不能顯境既不顯妄何由息若但觀無境則觀何所成觀既不成理何由達是則觀有顯境之功境有成觀之用亦是由境故有觀由觀故有境兩者相須故能成一家觀法也然若直相成而不融即者則是境外有觀觀外有境能所不能冥一猶是思議之說若夫不思議境觀者則全境作觀還照性源照性之處觀全是境境觀無外能所一如即絕待義也故曰三諦三觀三非三等又云無始色心等又云非但所觀等此

所謂即絕待以照本也照而不已乃復於性性則無有境觀之異境觀尚不可得況有能所之二乎故曰於境觀雙絕之處融妙三千一時顯現然云三千顯現者猶約修門云爾究竟到頭亦無三千可得方曰還源之旨也大略如此宜善會之。

心造文旨

荊溪曰若不談唯心了體具者一切大教全為無用夫唯心者心造之謂也體具者即造而說具之謂也惟其一切大教功歸於此斯所以為一家宗致歟故止觀不思議境引華嚴心造以明十界乃至結成心具三千即其文也至於布在諸文固以詳矣而猶有論者非論其所說論其說者而已於是先知有心具焉有心變焉有造焉有生焉皆心法之說也言其次也由具故變由變故造造故諸法之所由生故推而上之由心生而至乎心具推而下之由心具而至乎心生抑心具本也心生末也心變心造由本而之於末者也義有相由理無次第蓋即具論變即變論造即造論生故也故曰心之色心即心名變變名為造造謂體用即其旨也然約教門而分別者則有通局本末之異故小教唯論心生不言心具大教變是縱說心生亦全生是具造通於四變義唯二此四教淺深於是所以見也教門雖爾理豈異乎但詮之有本末或到不到耳此其大略也今置其諸姑約圓宗以論心造者即記主特約事理二義而釋心造之文自昔所以論也究其文旨雖有多說然皆未得文旨之正或但得其斥意所以未善也今謂事理之義大有所關義苟合焉無往不可是應通別論之可也通則經文宗旨皆得言之所以經文者經談圓別此正明圓圓則事理不可偏廢故一言心造諸法而有心具有變變又有權有實實即三世變造權即聖人變化所造所謂圓旨義備於斯故曰云云經文以心例於生佛心既具二生佛亦然故各具二造是則三法俱事並理俱事故皆通變造並理故皆造即是具方彰圓詮無差之旨所以宗旨云者蓋一家圓宗事理不二故舉理必攝於事言事必該於理事非理無以彰圓具理非事無以顯圓即即具兼之方曰圓旨故曰圓見事理一念具足是則事即理也理即事也未有無理之事事外之理者也然則今言心造約義雖事事必有理故曰一者約理等此猶通意而已的論文旨須知別意蓋止觀本正明心具而引心造為說使向無此旨而不作是釋則引造示具殊不相當抑將令後學認造為具非今所謂具也夫今所謂具者造即是具非造而後具也故特申之云爾所以約理云者符文之旨也約事云者順經之義也抑據後結示則立理所以攝事也事由理攝則事固有本故可即事而觀理此止觀所以唯從具示也論從具示而記兼言者意如向說是亦以事理趣造義云也若乃以事理趣具義云者則有理具修具之說也夫惟理具修具事造理造文四義二意唯在一也意唯在一非一非異也非一非異言意所不及也。

三千總別義

三千之言總別其融攝之謂也然三千之所以融攝者由一性以顯其妙也故觀諸法之融攝則三千之旨得矣但其旨不易明故於是乎言之蓋不二門有曰總在一念等(云云)夫總者一切法趣也別者各當其名也言總則攝無不盡言別則舉無所遺總有攝別之功別有趣總之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卷舒自在無不可者是融攝之相也而特見於不二門者則又述門之元意也何者蓋玄文十妙法相者別也止觀心具三千者總也撮十妙為觀法大體此十門所以攝別入總也指要所以專約三千以言之者由此故也抑又得乎荊溪曰三千總別咸空假中又曰塵身與法身量同等即其旨也是豈唯教門然哉經固有之也如淨名有所謂毛吞巨海芥內須彌者由菩薩住不思議解脫故也而楞嚴所謂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者由如來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故也是則諸佛聖人凡成就此不思議卷舒大用者率由此道也由是而知一性融攝者總別之本也三千諸法者總別之末也舉本攝末則一一法皆法果性全體而作故互趣無外也由末顯本則一一性咸空假中故融妙難思也是則全本為末末即本也全末為本本即末也未有本而無末末而無本者也事理體用亦莫不然圓頓教旨法如是故然山外宗家以理為總以事為別者彼固建立如是也委評已如指要以今言之是未知本末之說故也果如所云則總但有本而無末苟無其末於何而總乎別但有末而無本苟無其本何以趣總乎時人但知總即理以攝別而不知別亦待理而趣總也若分理以為總則別無其理矣別可無理乎使別有其理則總亦須有其事可也總無其事則一羸一獨而可乎抑以理為總是倒本為末也以事為別是得末失本也如曰未喻更以譬示之此總別義如帝珠之互映也然則珠何以映以其明也明譬則理也珠譬則總別也然若以理為總是以明為珠明實非珠也以喻合法細窮遂之彼無所逃其非以乖法理當然故也若乃四明則不然事理三千各論總別總別之本元由一性一性融攝總別相收雖有事理之殊竝指一念為總又以此義而會本法其旨亦爾委如鈔文(云云)今論之曰夫既事理各論總別則顯事理不二得於圓宗即具之旨也既而總別通於事理則本末兼具故無山外偏倒之失也總別之本元由一性則未嘗獨指一念為總也然亦有特而單指者順文消釋耳抑大體既正雖單言可也而竝指一念為總者則又得乎從近要立觀境之意也雖分二義實無二體總唯一念故也是亦止觀輔行心具心造之旨也若即此念而論二總者當體性具此理總也約變造說此事總也二總既然二別亦爾故知二義但是趣事趣理言之不同其所以總別則一而已而或者乃言四明有多總別義是豈知言者耶且以之會本法者則深符一家之釋義也然本法約修性而定論總別則通於事理何得會之曰會其義也非直以總別而會本法也所以義者即文有曰此則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應知若事若理皆有此義是也然則在本法則曰

如此四重竝由迷中實相而立。在總別則曰若事若理竝指事中一念為總。所以一念為總。由即一性。故其義雅合也。而非直會本法者。蓋本即一性。一性即理。理為總別之本。非理為總也。要知總別竝所立法耳。然而文作此問。何也。曰問且一往答。則不然。在文可見也。由是明之。四明所說無不合者。亦法理所當與也。故今但正兩家之說。則餘師異同之論不待言矣。

十種境界義

普賢觀經十種境界。天台略指而不詳明。故代後代人師遂多異論。然莫不以經文四種證相六根清淨以為十境。但普賢一境或總或別。諸佛一境有取不取。及標指經文進否異耳。且皆意之說。亦何行取折中哉。故無得而評焉。而獨於意之中竊嘗深求其致。乃有大異。不然於昔聞者請試陳之。且天台正指此為十信之位。故玄文曰普賢觀明無生忍。前有十境界。即此位也。苟如舊說。則應將此十境豎配十信可也。不然。何以便指此為十信位耶。抑若果次第孰淺孰深。何前何後。而又感見證相與六根清淨間出何耶。然於十方諸佛境後。便得旋總持及六根淨摩頭授記。至於分身境後。而又得之淨六根。後而再摩頭。此又若何。及結境界名。則普賢眼根皆言初者何耶。但此覈之。故知未可以此足十境而配十信也。然則今說宜如何示。曰以今言之。即總前諸境。直一最初境界耳。故得二皆云初。良有以也。以次歷於十信。所證則智有淺深。境有明昧。此其所以成十種耳。但經文詳其一。略其九。舉初而知末也。終無生入正位。由後而顯前也。間多寶於六根豎中有橫也。獲總持摩頭而至於再者。橫不妨豎也。故知定位無生之前。境必具十。而橫豎對義。旨當如此。以圓必具二義。故也。經文繡密有如此者。不作此示。實難疏理。學者宜更詳焉。

示陀羅尼行位進否

禮經曰其先祖無善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有況乎吾祖智者。行位功德法門深妙。其可弗短而傳之哉。自昔莫不以大師證位進否為一疑難。蓋據大師行位有本有迹。本固等妙。相測之人也。姑置本而論迹。按別傳云。吾不領徒。必淨六根為它損。已祇是五品耳。然而所證法門。則既得陀羅尼矣。且陀羅尼位當十信(云云)苟以得陀羅尼為實。則五品應非耶。若以五品為當。則陀羅尼應濫耶。兩者若為定之。曰如論其迹。當以五品為定。而所證者。荆溪四明政恐此疑。固嘗通之矣。而人不之曉。乃反授它文。立異義以為說。所以未善耳。今的准二祖之文。以申厥旨。其文曰。今舉三之一。故云一旋約位。豎明雖在六根七信。已前。今通明之。乃在初心。乃至云此則章安述大師已證(此因釋位妙文)而四明即曰三陀羅尼。雖通初後。似位得之。其相最顯。文雖不。正明大師行位。謂非述已證。則又不

可也但文相隱略義或難見今約二義申之謂橫豎通別也文直言豎而已豎必對橫又曰通而已通必對別文互現耳意謂橫論則位位三種豎論則對位前後通義通於始終別義對位如常(云云)不然豈有豎通之義門乎然則大師以五品位得陀羅尼者蓋豎中之通耳以文會義蓋可知矣然復須究通別之所以也今以義斷之曰約觀體同故通約位相顯故別夫惟約觀體同即釋籤有曰此三祇是一心三觀持一切法通為總持如云一空一切空等又義例曰五品即是觀行三觀六根相似三觀初住已去分證三觀若別異之則名復不同耳其實一也夫惟約位相顯即四明所謂似位得之其相最顯以約十信之位斷見思等義顯故也由是論之進不違教門常途退不失大師所證斯其為正說也凡餘文相舊能釋通者茲不復揀。

授安心法議

學佛之道無他求其安心而已然則心何以安何以不安曰心源本自不動何以安為安之云者為夫妄心流動則不能復性必使之安而後性可復也然則心何以動曰心亦未嘗動為其一念忽迷不達物我均為一性故動也於是能所彰焉內外立焉境界形焉物苟立矣心有以應之心苟生矣物得以誘之而始心隨境轉遂物攀緣物有萬殊而心亦萬殊心必有事事成則業興業興則報起此九界三道所以紛論而不息者也原其所自皆由一心之動遂而至於膠固沉溺流以忘返殆不可牽復也是果無以救之歟佛祖垂世亦必有道矣此安心法所以授也但法無虛授隨器異宜於是等差焉上者無心可安無法可授是謂安心故須菩提問佛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佛直告之以應無所住二祖求安心於達磨則曰將心來與汝安是皆無安之安乃曰真安非授之授是為至授安心之要莫經於此但上達之人不常有故此法罕入焉次則有心可安亦有法可授如吾宗教以一心三觀觀一念心使不可以空得不可以假得不可以中得外無一法當情內則一心融泯安於諦理然後為至此以理觀安心者也或以四性推檢一念起心使不得自生不得他生不得共生不得無因生既皆叵得了本無生安於空慧此以事觀安心者也又摩訶止觀以妙定妙慧巧安其心隨其機宜則有六十四番安心不同如玄句事法觀門亦略有安心法可以修之此皆天台示行者以安心之法至於或傳口訣或示心要皆安心法也然則天台觀門乃即心達於無心雖據其中不遺上下此其所以悉備歟又其次者固有心矣心不易安必強為之制嚴為之法而後心可息也此以息心為安非安安也若夫雖制而不息斯為下矣雖有是等差苟善用之皆足以安心息妄而達乎本源者也此玄文所謂禪亦如是授安心法如教修行即得發定是也豈如今之所謂禪尚虛言而無實義乎若然者今之禪非古之禪也夫古之言禪者猶得依言以體道如說而操趣也今之言禪者則不然其為禪也恢詭譎恠言句窠臼動以千百而莫知適從良難言矣是則古之禪也純今

之禪也或欺而已矣使古之禪施於今之人必無效今之禪施於古之人亦無益是今宜今之禪古宜古之禪禪無古今宜之者人也嗚呼安得古人而與之議古之禪哉。

香華體徧說

二三子將事懺摩(翻云悔過)因以所謂香華體徧為請者余曰此香華體徧之說在用心而不在事物在得趣而不在語言汝欲以事物語言求體徧耶然亦觀道一難會之說頗有關於圓宗大旨心境理趣是不可不達也因得以言之而自昔乃以事徧理徧為說又以寬廣即狹論之是正就事境上說了也豈所以用心運想之要乎雖然請先示彼說而後以今意直指之且昔之論者咸曰一香一華而能徧法界者事耶理耶言理則本徧何假事為言事則物豈能徧或曰事徧者然則事何以徧曰理極故事融意用輔行所謂理極事徧之語或曰理徧者然則理何以假事曰理無所存徧在於事故又曰竝由理具方有事用者極則曰事理一念具足者更有云云之說要不過此耳雖皆有文有義纔言事徧理徧則已_巳是落他窠臼也況於心境了無交涉縱約事理言之亦不當如自來之說何者且徧不徧皆事也理則無徧無不徧但可言所以徧者由即理故若直對事以理為徧而事不徧者是又將事理作兩法說却也若曰理則本徧者祇如事豈不然耶如曰世緣起法亦本無生是也昔又論寬廣即狹徧者或曰寬廣理也即狹事也此固不然或曰廣狹皆事徧則是理者此說有可有否可在廣狹皆事不可在直以徧為理今謂徧有廣狹者正約事論不可於理而言廣狹蓋理非數量故也但於一切法示徧謂之寬廣約趣一法上示徧謂之即狹以徧言之則無廣狹之異也此皆因舊評論之說今意直指則不然要之事徧理徧廣徧狹徧皆法爾而然何足論者直饒論得徹頭徹尾事圓理圓依然香華自香華我心自我心若要教他徧去未夢見在須信徧與不徧總不干他事道理亦不在香華上祇遮數片之華假此發用可也如龍行雨得水相似豈便向滴水上覓徧耶若於遮裏見得便識香華體徧所在已_巳是一時說了也雖然若未解者更須為他指箇徧處始得要知徧處祇在自家心體心體若徧則從心所想六塵諸法更不動一絲毫自然稱性一周徧亦不須費力也祇如此心又何曾不徧若謂今始徧者則是本無今有豈得為稱性無作之行耶祇為從來不了此心性本周圓為物所轉一墮塵境便成限礙今但去其從前所有限礙底物一切不留使此心境如太虛空相似自然復本周徧便能稱此廣大神德妙用作大佛事亦見全心是法全法是心了無能想所想亦無能徧所徧自然心境一如矣苟不能此說其事不能徧雖理又何曾徧豈不聞義例有曰諸法何嘗自謂同異當知一切由心分別例此而言諸法何嘗自謂事理誰廣誰狹誰徧不徧亦祇一切由心分別而已_巳況此又非分別所到蓋分別者便是情想但有一念情想未盡即不能周徧矣直須如起信所謂離

念想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心體如此方契得此理若論此心在初心行者直是難到然不可以難到故使生退屈云我是初心凡夫如何便能到此玄妙境界如此則是自作障礙也又豈不聞祖師有言子為學凡為學聖耶苟為學聖則又曰初心之人以上品寂光而為觀體豈可稱圓頓學唯心者乃於此理却生退屈要須聞深不怖聞廣不疑聞非深非廣意而有勇依圓頓教解發起圓心直要與此理相應始得然亦不可容易若不會遮箇道理又如何說事理一心祇如理一心豈不是遮箇心體既不會事理一心又如何說皆如炎幻不思議故我稽首心無著祇如炎幻不思議豈不是遮箇心體既不會炎幻不思議又如何說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祇如感應道交豈不是遮箇心禮既不會感應道交又如何說我三業性如虛空祇如三業性空豈不是遮箇心體既不會三業性空又如何說口宣六根罪時心存三種懺法祇如無生理懺如何存豈不是遮箇心體既不會無生理懺又如何說行則步步絕迹誦則聲聲絕聞祇如絕迹絕聞底豈不是遮箇心體既不會絕迹絕聞又如何說生法二空無生觀慧祇如無生觀慧豈不是遮箇心體若更類通終不能盡且止於此然則香華體徧雖出此中一理貫之則始自一切恭敬終至坐禪觀慧十科行儀無非遮箇道理會則徧會不會則俱迷更能得彼觸類長之則又不止香華體徧之說也雖然忽若有人問此香華體徧理徧耶事徧耶祇向它道願此香華徧十方(云云)。

輔行普門子序略釋

大抵文字須觀主意此既為輔行作序故一序專以文字述作為說所以破題便曰宗虛無者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蓋先言偏尚之失意為下述作張本而曰宗虛無者本非正行老莊蓋言後世宗尚老莊之學者因見老莊有搥提仁義滅絕禮樂之說以謂周孔名教之道可廢曾不知老莊豈直搥提滅絕者今且汎引屬對下句以為興教爾或者便謂此斥它宗非也豈有全未曾言述作大體便以譏斥為事恐非作者之意亦為文之體政不當爾今得以正之言遺文字者此亦非正斥禪宗蓋通言後世有失旨者因見禪宗有教外別傳之說以謂文字可遺有乖述作之義曾不知別傳之旨豈真遺文字者若如舊解所謂癡人不足與語夢也夫欲正教本必始於吾佛聖人出世設教故曰古先梵皇等是知佛世赴機滅後結集莫不以言教文字為本又況末代根鈍知幾領會者鮮則文字述作尤不可廢廢則守愚自甘於昏懵雖欲論心且迷教迹卒於無所適從而已故曰至有止其若是乎窮年默坐蓋向所謂失旨者要知得失而已政不必指名其人而或者必欲強指名之適足啟端爭論今無取也孰若使聞而自化歟大凡智眼未開而欲以己見明道是猶未階捫象而各陳乳色者也不亦太早計乎捫象乳色二喻并出大經(云云)故有所謂即心是佛悟入之門色不異空本

末(本空末色)誰迹之說蓋將以此冥於絕待復何施於章句乎此其僻者之言也然心是佛色不異空亦經語爾今乃斥以為非何邪曰經語固無失也失在執此以弃文字耳既知即心是佛文字豈不即心而須棄邪果達色不異空文字即色何得異空棄文即是棄空空可棄乎以此考之是與經語併成僻失豈非大教陵遲有斯異見抑由迷於文字即離故也故曰蓋由未辨等便知文字性即解脫性解脫性即文字性二皆亡離則文字即道尚不見文字可得豈有文字為所棄乎總持功深者則文字有顯總持之功因教可以得理又其可棄邪夫是則文字述作果不可廢明矣此一家教宗所以始於智者從上付授廣有記述相說釋至於荆溪著述斯記文字之作可謂盛矣故曰惟昔智者止凡十卷誕敷玄德大拯橫流者蓋言大師示世大敷此玄德略如玄文所序十德故能抗折南三北七諸師一歸于正有善禹之治水能使颶濫橫流得其道而朝宗于海此其為功大矣韓子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是也故曰咨覆篲於文思等覆篲蓋喻始問道於南岳而終得起一性已墜之宗絕維所以喻已墜也蓋西聖之道振於龍猛絕於師子而大師復振起之故云也所以為宗源者不出四句故曰命家作古等夫以中論為師宗則所承觀法也以上乘為歸趣則所悟法華也所謂一宗傳持之道舉在是矣可謂得言之要也威公宿植等者相傳云徐陵後身嘗陳五願於天台今為異世孫蓋不愆于素也相說釋遑恤我文者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至左溪始弘說釋雖欲述記以申斯文有所未暇遑謂暇也故再[改-己+易]於毗壇敷調敷敷毗壇蓋以處名謂記主可以住斯敷敷著述之事亦左溪知其有在也嘗言止觀二門等者即記主嘗言之如此且歎記之不可不述也所以統萬行則止觀之道廣貫一理則圓頓之功深其法門如此而文或舛訛或同異或邪疑者亂於其間今古之說不一是不可不辨正而申釋之此記主所以細繹思慮將以津導其玄流使止觀之道不壅來世此述記之志也質而不野等言文體雅得其所也廣略之旨者非止觀所謂廣略蓋言經論說有廣略者為被根性利鈍今此文亦然勝劣即利鈍故也豈唯等者此又言記之為文有資解行及所以命題之旨錯綜謂統總其所說[(隱-工)/木]括謂條理其行相[(隱-工)/木]括語出荀子唯條理其行相故三多之妙運遽階謂速登寶所也統總其所說故一乘之玄覽斯脗(字應從月)謂符合實理也三多之義說者不一或以經言多供養佛多事善友於多佛所請問法要(文出般若)或以三軌和合為一大乘為三多或以三觀等為三多言其皆攝法多也此或得文或得義去取在人或名相別有所出以俟博聞(云云)所以命題之旨不出解行故以岐路方隅示之亦可謂善喻矣要之解如一目總覽則無方隅之異行如千里投足不無岐路之別始終天隔言行一向異也淺深隨類言解亦有殊此據序者一往之論而曰建言輔行以舉其全者謂輔必有能所即教為能輔行為所輔故以二字目之則可以兼舉解行之全也若夫圓頓解行未始抗分以解融行則行亦無殊以行驗解則解亦淺深解雖淺深始終不二此圓頓

行解所以俱妙也故自遠方來下此言記主以止觀之道傳弘於世故學者從之得益者眾良由道得人弘故不孤運也咨子末學等謙已輒序爾紀時可知。

山家緒餘集卷下(終) 鄭恭刊

宗門尊祖議

沙門 志磐 述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為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爾故如來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那下而至於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為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為疏論其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嗣其法者唯左溪左溪門學獨荆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謨則清涼異議為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例為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溪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邊師)至行(修師)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論(外琇竦二法師)三世唯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法運將泰(寂師)天假吳越(錢忠懿王)求遺書於海東於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敷揚二紀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垂迹海隅一家教部毗陵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斯慈雲之極言也當是時有為異說者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為山外而法智獨擅中興教觀之名自興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為可爾然則今之宗門列刹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為十七祖以並為之位誠有見於後學尊祖重道之心也謹議。

宗內尊祖議(終)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